





西江志卷第一百九十九

藝文疏引辯

宋

鷺湖長老開堂疏

晁補之

蓋聞大空非界認華悉是迷人陽燄無波守魚真成癡雀徒以無始妄業有餘幻因說寂說常別名別相室羅筏河見佛影正似夢中毘舍俱家入聖胞未知來處有病必求藥到岸不須船佛性在阿那邊兩頭雙動般若以何爲體大哭一場談此者多達此者寡又恁麼去也當如何接之曾經黃檗三順來直得困徹便得曹溪一滴水更不疑他因知戴頭就屋添帶圍腰春來冰解日出煙消況鷺湖山水之名藍馬祖子孫之遺範雖復骨藏十世未妨名播九州法席比虛縑徒猶





盛必得如龍如虎乃堪度馬度驢伏惟某和尚悟祖祖心提  
方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偈  
彼緣已熟此正是時卷舒皆欲爲人去住亦豈由我今者不  
動一莖草不遠千里途直須趕取猫兒也莫輸卻山子慈悲  
有顧懽喜普同

高峯禪寺修殿疏

王庭珪

高峯寺在縣西極遠危峯絕磴之上有鳥道通仰山愈入愈  
深巖谷益秀學出世法遊心物外者始樂居之初兵火蕩爲  
賊區佛殿頽毀金碧圖像鞠爲茂草凡數十年前住持力不  
能興起今長老證公自永和飛錫來此初修戒律晚悟禪宗  
有材力喜作佛事侍讀胡公紫微周公嘗稱歎之今欲於舊  
基重起佛殿遠近檀越必樂聞而咸起信心焉故爲書此而

繫之以偈曰紺殿傾頽幾十秋佛應不語阿難愁諸方檀越  
宜興念共出把茅來蓋頭

迎仰山四聖祈雨疏

劉克莊

耘耔力勞田共憂於龜坼神通功大淵能起於龍潛粵從春  
夏以來方幸雨暘之若三農相慶一稔可期甫涉初秋頗愆  
甘澤某昔無吏責此心尚願於豐年今忝郡符詎意親逢於  
旱歲千里但聞於愁歎一身如處於焚惓輒懇惻而有求仰  
威靈之如在恭願鑒其丹赤哀此蒼黔雲密自郊壹洗屯膏  
之意月離于畢早符喜雨之占

啓黃籙醮疏

地方千里忝爲長吏以分憂帝鑒四方敬爲齊民而請命瞻  
言斯土粵自比年繭絲哀斂之餘里閭愁嘆羽檄征求之廣



西華志 卷一百九十九  
郡邑空虛顧剖竹之非才凜苞桑之是慮茲以農時方急衡  
夏初臨欲令蠶麥之宜全賴雨暘之若仰祈穹昊俯念蒼黔  
感召豐登之祥祓除乖盭之氣詠京坻之積冀保秋成薦洽  
祉之毛尚期歲晚

天瑞節本州進功德疏

文天祥

飛龍在天大橫有兆流虹貫月景命維新演道梵之真詮崇  
聖明之瑞節恭願維天其右如日之升五百歲而生已開昌  
歷億萬年其永益鞏皇圖

東山白蓮堂修造疏

謝枋得

誦彌陀經多有西方公據祝聖人壽又見東林道場天燈已  
放光明鬼火豈能魔障要識白蓮淨土世世無窮請看紅日  
出山朝朝如是前此規模窄狹今當棟宇修崇五十三叅華

嚴樓閣有幾多富貴八萬四千寶座殿堂非一處安排居士  
辦心諸天著力豈無長者捐火宅之金銀恐有名賢捨鍾山  
之屋宇且頌餘財餘粟便訝美奐美輪一日圓成八方讚嘆  
七寶布施好留我佛國因緣萬代流傳只是道君家福德

白蓮社經堂疏

廬山一條瀑布流到東林華峯十丈藕船種成淨社從此枝  
枝葉葉處處田田何人不過虎溪橋是水盡入龍宮藏此爲  
諸佛菩薩之所護念又待最後檀那而得圓明任他裁火裏  
凡紅看我出泥中清白從聞修竟悟色香空

虎溪蓮社道堂修諸天閣疏

蓮社虎溪是法雲地燄慧地華嚴龍海化忉利天堦率天此  
非一蜃氣吹噓所得成須五鳳手次第經營之乃可鉤心鬪



角其看抱地之縵迴佩玉鳴鸞不是飛雲之歌舞俯視三千大千世界上有二十二層天人世出世間漢來漢現希有西方天竺國飛來真如昨日妙高臺夢見吾爲法施汝辦肯心明

重修忠節祠疏

周忱

廬陵郡城南舊有忠節祠以祀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文信國公諸位先達歲久傾圯莽爲丘墟茲當文明盛世觀風至此欲興復以爲士庶瞻仰之所且以爲天下後世之爲臣子者勸然而工費浩繁必資衆助乃克成功郡中賢士俱請題名伏以忠節名儒實千古人臣之典則春秋祀廟乃四方君子之瞻依表彰有繫於綱常興廢必關於政教惟廬陵之大郡比鄒魯之名邦倡天下以

古文素推六一爲江南而死節咸仰忠襄至若澹庵之抗疏朝廷以及平園之盡心輔相誠齋垂老愛君一飯之不忘信國捐軀繫獄七年而必死固雖一郡之鉅公總是斯文之元氣昔陳蘋藻曾瞻大廈之宏規今作丘墟無乃明時之闕典屬茲按治相與贊襄托郡邑以經營賴賢豪而齋助屹棟梁於此日滿期重信義而輕貨財復香火於千秋足以振儒風而勵忠孝便掃一筆莫惜千金

修復章江寺併建塔募緣疏

李鼎

章江寺一名龍沙章江禪院宋韓熙載有章江寺碑文潘慎修有章江禪院記又禪林寶訓稱有章江集又日涉記稱晦堂禪師住章江寺其法器則有湛堂靈源死心輩云今桃花鄉距樂化鋪二里許有章江寺下院亦一證也夫人事有廢



則必興天運無往而不復乃者龍沙高峙已應真仙八百之期睠茲鳳刹未興實藉宰官千倍之力斬成勝果敢薦蕪詞豫章郡大江以西一大都會也五嶺當其前九江注其北表以匡廬華蓋之勝帶以彭蠡落星之流其重門則有二孤入雲迴狂瀾於旣倒其近尋則有十川縈秀每將去而復留若乃界於南浦之濱西山之麓一沙曲抱萬派朝宗望之如長虹倚天即之如游龍出水者楊子洲也東望則煙生萬井西眺則霞蔚層巒江湖縹緲以分流吳楚依稀而界道其下靈和一潭澄澈如鏡振衣濯足殊有出世之想鋤雲耕月瓦礫往往間出或曰此章江寺舊趾也且其地屬會省襟帶宜龍城作鎮是爲外屏宜鴈塔叅雲可稱文筆顧重臺雖累土可致而扛鼎匪衆力弗成茲幸元老當朝羣公就列信地靈人

傑際千載之希逢請捐俸助金建一方之保障地維天柱永絕蛟踪暮鼓晨鐘時聞獅吼三千行八百功悉由願力億萬年無量劫廣種善根修福者免大亂大旱之憂修慧者證成聖成仙之果幸先檀施蚤樹法幢謹疏

洪都西山重建廣化寺募緣疏

夫大江擅天塹之雄而巋然開重鎮於大江之右者洪都也章江擅洪都之勝而截然標大觀於章江之右者西山也西山蜿蜒三百餘里北與匡廬接壤兔苑鹿園無慮數百而香城章江廣化最著微獨稱地勝也香城之著也以順和尚章江之著也以晦堂師廣化故在翠巖之麓界於香城章江之間於時有可直上人者若善侍之主無心機鋒倏挫遭石霜之爲一吼爽氣頓增料虎頭履虎尾獨饒我與黃龍把龜板



爆龜文未許共推神鼎紅爐煽罷任三賢十望立時化作金  
波拄杖拈來總萬馬千兵頃刻封爲京觀此西山之所以培  
而高叢林之所以藉而勝也顧歲月有密移之運而陵谷多  
變遷之虞徵君橋上月臨松鶴歸華表迎笑堂前雷護橘仙  
去蓬萊舊趾旣堙茂草佳名仍煥傳燈乃有比丘無染善根  
夙植戒律嚴精辭廬阜之瑤天歷厭原之寶地睹香城廢於  
前而創於後則戒喜之應識不虛羨章江毀於東而興於西  
則天機之發心良苦然皆現宰官身者主持於上現王侯身  
者倡率於先現長者居士身者共捐布地之金現善男信女  
身者各展片檀之助此行露之厭浥不爲徒勞而不日之經  
營乃可底績也矧茲翠巖高風竝山川而不朽廣化別業披  
雲霧以重開用矢深心祈圓聖果或云施者倦矣將無虞於

魯縞之難穿詎知來者續今端有望於積薪之在上伏願一  
時再來之佛擴心量以無遑三生曾結之緣轉法輪於不退  
庶乎鴈堂蔽野常瞻佛日輝煌鳳刹干霄永荷慈雲庇覆

華蓋山重建三仙正殿緣疏

張位

撫郡崇仁邑大華蓋山者鎮豫章之上游擅西江之勝境地  
鍾靈異蹟闡神奇洞闢紫玄上界接丹霄之府天垂寶蓋高  
居來絳節之朝萬壑千巖爭輝競秀良玉曾移異種紫芝長  
發春苗祥光燦不夜之珠璣瑞氣貫冲霄之牛斗霖雨功弘  
潤澤蟄起蛟龍羣峰象列兒孫應昭麟趾誠祝聖佑民之福  
地而棲真樂道之洞天也是以浮丘駐鳥王郭聯踪鶴馭返  
在崆峒道繼鳳笙之嚮鸞旌降自炎漢名高鴈影之連騰五  
烝於丹臺結三花於琪樹勝槩得真仙而益顯地靈因人傑



而愈彰拯難蠲灾施恩賜福靈分茂育降生申甫之神道應  
誠求普憫尼丘之禱無微不至有感斯通近者悅而遠者來  
四方輻輳肩相摩而武相屬千里朝宗同登縹緲之仙都快  
靚崢嶸之飛閣奈正殿高臨峯頂苦旁廊逼近壇堦室隘人  
稠穢混鈞天之潔焚香藝楮憂深厝火之薪風雷每爲盪除  
棟宇率因苟簡瓊樓貝闕弗稱仙人之居蘿逕松簷時興士  
女之歎非從鼎構曷慰恒情人有待而後行衆斯輕而易舉  
茲願宰官長者信女善男樂施有餘之貲財共成莫大之功  
果從心所欲積少爲多運巨礎而購環材聚餽糧而肇衆役  
蓬萊雲近聳華構於華蓋山巔太乙煙浮移香火於香爐峯  
畔下翼雲廊於左右用藏羽客之居諸庶清嚴遠隔塵囂而  
輪奐堪垂久遠琳宮突兀中天羽蓋翱翔碧館參差上洞龍

神呵護副萬民之仰止雄百代之觀瞻願以天從福由心造  
丕昭靈貺普錫純祺一祈聖壽萬年而泰階平靜再祈皇圖  
永固而海寓謐寧灾弭水旱之虞病消疫癘之苦四民饒益  
百願亨通慶隆積善之家疊遂寧馨之喜丁壯室家受祉耆  
年海屋添籌神得一以靈保處處無灾無害道生三而萬願  
人人多壽多男福有所歸誠無不應

重修萬壽宮鐵柱觀疏

蓋聞道運重興必鼎新而革故仙機欲顯嘗剝汚而復隆矧  
千秋靈識屆期乃八百勝會斯在仰承天意恭効人謀伏惟  
江西省城萬壽宮鐵柱觀奉祀許旌陽祖師肇基晉代顯跡  
熙朝千古仙靈萬年香火淨明忠孝妙濟神功仙道人大  
宗師輔世出世真教主琳宮控鶴鐵柱鎖蛟赫赫前踪堂堂



遺像西山爽氣熹微連紫府之霞南浦滄波升降接丹泉之脈禦災捍患域中祀典肇稱請禱乞靈海內人心胥戴神仙拯世世皇寶翰煥龍光道藏頒經今上綸音傳鳳詔尊嚴斯地潔淨乃宜近因市井頑嚚見利忘義葦蓬貿易列肆居厖儼上帝之居敢侵其地決西江之水難濯其汙六博酣歌隱見鼃鼃之窟羣姦戲集參差烏雀之橋清入濁流香從臭出諸般溷穢褻瀆神明仰荷上聖慈悲俯宥下民昏昧乃令祝融掃蕩欲使有那奐新萬衆駭瞻一方竦歎茲集鄉閭良善合謀重構規模若圖永奠永安所貴常清常淨重門如舊二殿中居石柱木梁高廣稍殺於昔四垣二巷內外無許相通巷之兩傍各營道院門之兩角配建井亭墻用柵欄以便人民瞻禮門常鎖鑰但令朔望啟開街外圍垣出入東西之戶

坊前曲沼坎離南北之形朴素渾堅一勞永逸若餘隙地遍栽翠柏蒼松遠隔凡蹤惟集星冠羽服誓戒居貞之所永禁市井之侵一有貪謀衆鳴毀拆庶名山福地黃金廟貌常新烏革翬飛絳節朝宗不改矣僉謀協吉獨力難成必藉無量善緣方完極大功果惟王侯將相宰官士民貴客名流善男信女同發皈依之念咸捐隨喜之貲經之營之冀成功於不日高矣美矣均蒙庇於它年福有所歸善無不應謹疏

重修螺陂石梁疏

羅大紘

夫關梁見於東井利涉天開道路達於夏官弘仁聖制蓋川原嶮阻非道不通而舟楫浮槎惟梁斯大顧創建非一人之力因緣需衆願以成故論功德則首布施唱風聲必先尊貴然則利不及物即富如石崇不足羨也事不師古即惠如鄭



相不足多也是故王人稽司嶮之工君子尚利濟之義若夫魯襄會渙楚屈營澁周穆浮江巨靈顯鼃鼃之瑞東明擊水長弓感魚鱉之祥法象牽牛秦人援天河而侈霸業書傳黃石漢臣起泗水而作帝師凌雲始自昇仙相如壯志伐蛟表乎克已周處高標或蜚英聲或騰茂實固多借茲架漢蹈彼舒虹若夫抱柱踐盟擲巾解難尤爲細僻未足傳聞總見橋之時義大矣哉方夫功神造化木道乃行及其巧奪神明石工斯顯趙州之神妙雄鎮三河詩人播碧玉蒼龍之頌泉州之延袤橫鎖八閩詞客傳校金報錯之奇自是而後希來譽者比肩慕前修者接踵暨乎吾土何讓當仁螺陂江者吉水之通衢也近連汀撫遠達燕雲城市往來士民絡驛肩負者有褰裳之苦乘載者多濡軌之憂若夫灘高水激春漲夏霖

雷電作而龍遊蛟蜃出而岸噬夕陽旣沒新月無光雨溟溟兮狐嘯風颼颼兮虎嘯行人迷於鬼火旅客聆夫鷄聲沾緼旣寒宿春不備心煩意亂室遠夜長或期會不得趨或急難不能赴老母有倚閭之望佳人有欹枕之悲當斯時也莫不讚仰天人稱謬名號思驅鞭血之石架前津於須臾願來飛雲之梯到彼岸於漏刻臨流觸目盃夫爲之動心況乎仁者又惡能已宿川禪師法名海清者宿植功因弘開本願踐初盟於檀越問貞石於山靈偶遇老翁相傳故鑿盤根玉轆幹地罅通度廣計長兼尋逾尺扣之似紫銅應響望之如頽玉騰輝開疏鋤斲者百人磊疊推移者千丈業已卜晨於季夏敬先購緣於仲春匪徒博集貲財求現宰官現居士捨金錢者捨絲粟者應以多寶布施如恒河沙等更欲廣收願力冀



善男子善女人發歡喜心發慈悲心同結菩提因果比須彌  
山高猗歟休哉夫善報匪虛河清難俟肥甘自奉徒饜一飽  
之求膏腴廣營誰保百年之計園池亭榭耳目之觀易窮寺  
院浮圖道佛之崇何補孰若發心一念普濟萬人電掣霓流  
山川因而增色雲騰虎踞造化藉以成功賢哲之風流尚可  
步武於後霸王之勝事不得專美於前自利利他古德所讚  
欲仁仁至先聖所稱惟自西自東自南自北之人勿濡有喜  
則多貴多富多壽多男之慶永錫無疆不佞家徒四壁學謝  
三餘惟道在度人焉敢以身命自愛苟言關濟世奚必於文  
藻求工爰揮一札用勸十方

重修七祖殿并待月橋疏

劉鐸

蓋聞馭娑帝館忉利天宮現浮屠于海中罔窺色相化安成

於險道誰覩虛無輪相踰霄漢以飛來金珠從瀛洲而忽屆  
玉繩寶纛布鵠苑於人間紫氣毫光聳雁墀于天上故恢弘  
象教允稱二梵之功編葺法林自餘三生之慶含那弁剎伽  
於鷲嶺波斯創儀容于水濱瓢笠方來荆榛就剪一花而開  
五葉雙澗而擁羣峰螭角丹墻迴出巖岫虹梁綵柱聳起層  
霄真七華之妙觀三空之勝概也惟茲七祖實鎮青原過十  
地而悟三乘圓萬行而空四諦洒法雲於塵路炳慧燭於昏  
迷山頂醍醐飛錫叩而自噴檻前荆樹慈雲注而反生拂塵  
一提掃盡西天諸障鉏斧初厲劈開南嶽衡雲故絕口少林  
二祖謂之得髓而不隲階級吾師遂以脫胎寶塔藏有漏之  
軀光冲四界銀函貯無生之果氣蘊大千聚落遠離梵剎高  
敞千萬衆鳩給孤之鏹八十項醵須達之金滂鬱巒林壺吞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九  
天日峻增翠嶂穴隱虬螭霾霧古松巢野鶴而若歲卧雲片  
石下仙榻以何年遷迤磴道入霄縹緲鐘聲帶水經談夜月  
猛虎聽以潛來飯施晨榔山禽集而俱下僧房佛殿展矣新  
模寶塏禪堂依然舊額丹書剝落已無七寶之莊嚴舍利招  
回徒見數燈之炫爛磚砌容飢鼠之穴戶牖盡蛛網之封峴  
石棠枝猶然感慨維桑及梓寧忘敬恭至于橋圯猶切往來  
星度山隅匪望洋而召石虹亘巖際可待月以梯雲乃復版  
浸魚衣欄生暗蘚黃石老父安得臨下邳而授書蓮社高人  
疇能過虎溪而發笑時維九月歲屬三秋泉月掬若流珠黃  
花郁兮照眼冠裳並集屣履遙臨振千佛之宗風修五賢之  
祀事若尋思之無處空坐徒勞幸分化之有方皈依未晚敬  
修尺牘用告檀那聚一裘於百腋詎非寸取而尺收翕衆律

以成音計先此鼓而彼舞故金錢廣募穆王聽文殊以題緣  
而宇舍經營比丘仗阿難以成道大士心存普濟方且捐瓔  
珞以奉浮屠達摩念絕慳貪不難載寶珍而沈河水封臂剔  
目總爲身心投珠委穀奚關性命留真金於種性擲瓦礫于  
招提向衡岳負櫛柴不難揭空囊而荷大地從廬陵問米價  
似欲借一口以吸西江苟濟身而渡人遂忘筌而捨筏橋頭  
皓月仰青龍白鶴以呈祥閣上白雲變鷓鴣駱駝而弄景俾  
曹溪德雨餘潤揮灑於神岡片石祥麟衆角崢嶸于螺水其  
爲功德未可思議願言隨喜勿謂唐捐

重修邑西惠政橋疏

吳甘來

邑西之有惠政橋也卧月飛虹橫連兩市行人度周廊水上  
不知介阻盈盈曉夜煙光爲一境勝色久矣陽精解妬插天



西泠志 卷一百九十九  
二  
蟬竦忽燼中流一日而病涉者遂數百人蓋日冀畫橋闌干之再鎖也僧某以邑侯意持募籍諭余夫周官達阻川澤政在司險而天下道路通於合方氏輿梁之急有專屬而無廢墜封建既改百里聽於一人乃有償民粟而引橋梁不治爲已過者侯之茲舉意甚盛即歲儉賦繁物力告匱乎證古揆今其可應侯命者有六焉橋之初浮梁耳屢壞而變爲石比爲乘屋畢方災焉則址增而固屋增而崇今百有五十餘年矣畢方爲災胡如一日天抑有所詔其未足而啓之維新乎山川閱主人多矣趙公綸李公懋顧公正劉公俊汪公道龔公伯寧則題柱一懸峴碑不朽侯今日而恢起前烈告厥成功尸而祝之將於是焉在歲月有涯熙攘無盡百端營慮總付銷沈其所祕惜護持惟恐失之者不審究歸何處諸君子

興事趨功非有身家孫子謀也而姓字常留今其無風起者哉橋之西煙井鱗櫛所在世家即問渡舟人乎俄而溪漲暴來臨崖浩嘆小艇何處深避垂楊意興蹄交步時是何景色隨緣發願一葢皆春矧吳楚悠悠誰非行路方三十六楹之跨橋端居者行者往來而憩息者靡不目而知建者誰氏或且相與慕羨是安得與名勿諼也孝慈何在寧忍先人佳蹟竟逐煙飛彼慕羨不獲者亦爾間觀興廢僅擬爭名數椽耶教之水何似耶溪一夫慕義石根遽浮水面茲成基故在灑水攻石慮始非煩經理及時事半功倍但令香界聚沙奚虞道傍築舍所謂可應侯命者六此也往衲子持疏借不可知之福利梅檀金碧寶座仙樓以眩集朱提殆爲欲嘔茲大眾津梁非僅空門功德也談因說果孰與乘鯉濟蟻僧茅奉侯



德意以往定有踴躍從事者夾岸謳歌一天風月佇看收之  
橋上無俟不佞駢辭矣

柘溪石橋題疏

劉應秋

文江西南下流有溪曰柘北走瑞臨南通章貢闡闡之所作  
息旅市之所去來踵錯肩摩羽馳鱗湊蓋波流之一匯而衢  
道之要津也顧平臯廣野終朝有畎澮之盈長夏洪濤一夜  
驚海桑之變人不得徒涉馬不得前驅何乃盈盈一水之間  
遂有汪汪千里之限若非望洋而返必且葬骨於魚間者爭  
輦而趨卒然中流亡楫譚者謂湍急而漲暴疇測其津繫有  
言鬼厲而妖興時爲之祟聖不語怪險固難馮待渡者蟻立  
沙汀殄風沐雨逆旅莫必其命病涉者豕突坑谷啼饑號寒  
野禽陰禱其魂忍看百年未盡之人化爲罔象當此七聖皆

迷之地誰是權衡天河倒影峽中秋非霧鵲縱是僊騶難度  
尼連湧流沙界水微寶樹終令佛法莫興野航兩三人且有  
興瓠之慮江村八九里寧無負薪之思藉口晨星貽譏作舍  
不佞過而流憩未嘗不爲躊躇茲幸父老發謀人心響應山  
僧受命沙磧石開況逢慈父神君弘濟川之仁而功超塵劫  
達官高士急內溝之義而慧長菩提豈非玄津重柵之夙因  
而彼岸齊登之一會也哉夫臨谷爲塞可稱不訾之功累土  
成臺亦匪一人之積侯門世室素封巨賈捐千錢若損一毛  
田畷紅女市兒販夫助一埃可消萬劫縷絲粒米人何惜於  
棄餘哀石積薪業且成於不日跨金蜺凌玉螭自可徹夜而  
行鞭海石度河梁不須褰裳共濟口碑載道名高鄭國之輿  
野路興歌拜擁何公之馬卧龍並起世不乏人乘駟而歸代



有顯者蓋不佞蚤布誓戒諸所不矢心善後者如河願諸君  
驩然助成相率而好義爭先也唯命

重修青原疏

蕭士瑋

吉之有青原猶惠之有曹溪聖者之居也歲久傾圯南臯青  
螺兩先生力興復之記初落成時余同兩先生及余友伯懋  
晉卿昕夕山中遇山水佳處輒藉草而坐疊疊之際亦非復  
世人尋味所及者曾幾何時哲匠凋喪良友亦殞榭獨余與  
晉卿如楊柳岸頭曉風殘月微吹餘明耿耿不歇耳嗟乎難  
得而易失者時也以易殘之質託不停之運古來名人志士  
長駕屈於短馭心有餘而力不逮者寧復可勝道哉是以吉  
人爲善惟日不足心與力競何憚於病觀其所存似不在長  
年耳又況區區長物居之則於我無益費之則於事有濟奈

何坐失其爲善之資哉季冬掩關深牧友人郭穀卿來曰余  
欲以竟青原之役也獨力難任將叩門復拙於詞居士可無  
一言余曰語之至者人不能信其淺者又不足聽盍亦正告  
之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強爲善  
而已矣

爲僧募米之匡廬疏

艾南英

匡廬佛宮之勝甲於豫章然以其可宮不可田故山僧常仰  
四方之食而四方之僧適是山者必具舟齋糧飯僧以爲敬  
此謝僧之所爲募乞也予告之曰今天下多事士大夫疲於  
議論將帥疲於兵捐軀與債事之臣駢首封疆而百姓尤苦  
於征賦北方有警則潯陽吾豫章重鎮也無潯陽則無豫章  
士大夫東西行適是山者不復爲樂天之草堂李渤之書室



而行且爲沿江制置之地汝之齋糧而往也爲我問曰江州之爲郡邑爲節鎮者復有如宋均岳武穆其人乎則雖重繭百舍稽首西方祐我名臣作鎮潯陽將袁臨吉撫洪瑞數州之民實賴以安枕而況出其升斗豆區三餐一飯之餘以餉茲山之僧固其所樂也

國朝

修廬山法堂疏

文德翼

名山記裏我作卧遊選佛場中人爭及第須明正義乃許卓庵升鹿何臺偶然留景牯牛自嶺遮莫回頭昔日講經頑石橫依几席老年擲筆秀峯矗起虛空薙茅於以成堂拈花因而傳法西天月像面面皆同東晉風流肩肩未已所以谷開錦繡上士含禪悅之香陰接大林騷人鉏名利之薈印苔文

於砌上斑駁多奇洗竹杖於潭邊重趼不借然幽磬猶折叩已無聲古塔未平埽焉絕跡庵主餘不者十方眼見鴿逝畫存三日耳聾猿啼淚缺發如是願願不毀爲成作平等觀觀對賓是主聖亦不學無事空齋靈從何來放情破竈但求脚跟行李一宿粗聞便以胎息品蓮三生未染嶽神受戒不犯泣露之枝木客吟詩且憐咽霜之羽公乃桑門弟子報如來恩僕原栗里山人讀高僧傳八功德水灑向何方一匡廬山抱有此恨登峯問路勸曳履以歸來納級升堂且解衣而盤礴

修萬壽宮玉皇殿疏

亶其然乎天爲有形之大遐不謂矣帝乃無得而名明堂上配之文幾於肖相穆考昭事之什豈曰維心推世金輪昉自



西竺修玄玉格盛在南方設天問於楚些嫌當關之虎豹近  
神光於秦時疑大澤之蛇龍九江王都名在水國三天子障  
號列山經漢禱宮亭魚浪吹分風之令唐夢採訪烏陳傳移  
地之旗秩及無文狄梁公所未能議祀列玄武孔御史亦何  
致嗔既有其舉之寧過而存也況經念亂留此靡騁之身猶  
望祝釐希茲並受之福雖曾得句髮霜短而首頻搔不敢作  
箋被冰冷而足時出飛來瑤石室中幻白玉之樓浮到梗柁  
城上映赤霞之壁潯陽父老幸荷天帡幪朝宁鉅公宜在帝  
左右

重修太平興國宮疏

維九江郡第八洞天神界忽臻匡廬甲東南之秀真人偕列  
崑崙爲天地之齊夢入開元使分採訪勅來興國材藉寢宮

象園之喜林樂林嘗欣梵近猴嶺之石匱銅匱不許塵窺得  
一以貞方躋聖位試三不過僅得仙人聽石而來仲倫易踏  
清響尋香而至王華難辭俗容豈號龍胎耶名鶚冠所以三  
生血在必問胡蘆五臟空懸應駭灰袋驅羊牧豕外道神通  
戲玉弄珠少年狡獪誰采真藥祇爲九鼎之魚自遊上清仍  
刪五芝之蠹赤城爲魄絳闕爲魂爲者匪他耐犯主生紂絕  
主死主仍自我岩前白雲子似勝青錢洞裏紅琅玕如摘蒼  
耳何山方丈只此員嶠一線石門潛通入蜀之路千家井里  
明敞避秦之源煨芋爐邊詩題甲子種桃道上籙守庚申白  
玉蟾棲息多年超超玄著劉子羽提舉一路浩浩江流極目  
重霄未飛許遜之宅回頭滄海忽叱蔡經之家座據黑狐玉  
璫何在瓦竄蒼鼠石乳不流塔被霆轟盤蛇神於虎道殿從



雲繞搗鶴字於鼉峯草不薙而自鋤信如青鳥鐘未鳴而胥  
聽報豈赤麟五千真言遙看東氣八百弟子近識西江鐫煮  
乾坤文武須勻火候壺函日月春秋自寫星書青竹未騎且  
乘不借赤刀如化願佩良非五色排空崑尋天上之煉石三  
彭退舍豈畏人間之辱金舉國忽然若狂蜉蝣江上玉清輶  
爾而笑雞犬雲中電吏雷丁茲爲治所風旗雨旆直接宮亭  
郡有軾熊之君邑多飛鳧之宰門下皆爲名士何妨砍荻汲  
泉觀中即是神仙自可伐毛洗髓能容崔曙長傍巉巖不侮  
劉根暫依城郭持風狸之杖今日草茅守糞犢之舟何年封  
禪米珠薪桂特布朱提闕玉臺瓊同持青簡

西林修塔疏

爰聞東晉已建西林蓋蕭散之風並高白社而錦繡之谷孤

對青峯以百尺之浮屠作九江之重鎮叢林說法送僧梵而  
連雲舍利放光邀佛燈而過水散多天女花滿繩床棲少夜  
义苔平石榻慨大法之隆替各有其時而同時之盛衰又分  
乎黨法師明德如一公固中興之龍象禪師清標似疑老亦  
特起之獅王於佛有功居然一父之子與世無間漫比敵國  
之人以致祥隱法堂不聞塗毒之鼓禍延寶塢共見怒燦之  
灰天則何尤人之不淑茲者心宗上人從一公授記與巖老  
同參持平等心去人我相妙莊嚴路仍化荆棘爲栴檀同總  
持門更調水乳以酥酪蒼黃不懼大有擔當緇白共推更亡  
撓阻續成阿育渾然新開湧起如來惟依古格願還無縫之  
樣子可少有爲之學人募莫辭勞針能投芥施寧厭少毛可  
成裘



講經臺募疏

高僧十例蓋莫崇乎譯經古寺六朝蓋莫盛乎開講受業沙門由北地心契道安護法菩薩在東方記懸羅什故四海之內無慧遠道何以尊而五嶽之外有匡廬名由是重旣獲繙經之石梵本雲叢更留擲筆之峯義篇雪亮阿育海上顯移像之神奇天女空中資雨花之欽敬是以臺非結構石可闕門寺是流通泉方入戶悟經緣熟一聞般若而豁然護法心虔載譯毘曇以森若三法度論幸遇劉賓提婆十誦真言何須關陝弗若豈但誦海龍而致雨爰救生靈驚溪虎而跑泉足供社集已哉仙音妙唱啓最後之叢林像教高蹲開入山之捷徑某上人木本芍藥種已百年雲窟梅檀興如一旦道開煮石不免療饑弘忍種松寧堪付法曩勞神運愧德也之

不如近喜佛成感施者之未倦登臺座上聽法應過千人寫字空中轉輪不止半藏當年之竹根如意今尚風流古昔之鏰石澡槃我仍月印教來鷺嶺猶存紺貝之文祖徂鴈門不減青蓮之舌苟能鄭重那負如來漫慮唐捐便成魔眷

募修吉安墩題疏

李元鼎

蓋江城固有九洲三墩云兩湖諸水匯城闕而出墩則砥之諸洲環抱居然形勝也墩曰羅家曰應章而吉安亦列而三之相傳有數姓居其上皆爲吉語歲徵其一丁之賦以輸吉亦不詳其故余年來卜居城南每扁舟往過江天一望彼兩墩者或亭閣翼翼或鼓鐘不絕獨吉安墩僅存培塿若浮若沈於洪濤巨浸中心殊爲動一日僧明綱踵門來告曰將有事茲墩以余爲吉安人求一言倡之余笑曰愚哉僧也墩名



吉安而墩固不在吉安也何必吉人而後言亦何必不吉人而後言哉僧固往募之積壤成山精衛填海必有起而共此願者他日墩成以一把茅蓋僧亦如當日羅墩之從莖草經始焉者將來建亭閣而新鐘鼓與兩墩峙而三朝梵夜燈互相響映則以形勝歸南昌而仍留其名以與吉安亦無不可者半山千古謝公無恙夫亦曰郡固已誌之矣

螺溪修橋題疏

螺溪之水出諸山間其勢束而怒流其橋爲南北之疲津車馬行者至夜不息無橋則春漲夏澇遂成危途經過歎息羅匡湖給諫手疏勸邑人士伐石梁久之復圯至是重修事半功倍過此則費愈難而事又不容中止余所以與申叔昆仲亟圖之也余觀世間人事天時各參其半則諸務就理若

委之天時不修人事積習悠忽將不復振又思初盛中晚制作堅脆往往迥異雖極微細事足徵人心風氣焉名山勝蹟架壑飛虹前代欸識尚有存者用物亦弘於後人豈豐初儉末天時然與抑人心廣大識量自別也故徒枉輿梁歲終亟治乘輿之濟子輿氏猶病之又況束手旁觀不肯一濟溱洧者乎古人出而利賴於國入而庇覆於鄉要其志趣不在乎一身一家也余因梁螺溪畧書所見用相勸勉今日人事可補天時而世道方盛之象者多類此餘固可不論也

會城文昌宮魁星樓募疏

江城文章之區大儒之域也舊有鎮蛟之宮兼以識隱龍沙尚神仙家者歸焉及馬駒選佛上藍浮屠氏之教因而競起於是二氏之說行而修廢舉墜靡焉成風文章之區未有過



而問者噫可歎已李子曰江城故有文昌宮云創自萬曆四十六年中使潘姓者規模闊遠璇題柱礎匝以石闌皆雕鏤爲之崇禎間臬司江公重修戊己之變江城廢宮榛莽不勝蒿目其大者三學黌序幾等瓦礫賴鄒魯之靈當事次第修舉於是宮牆巍然改瞻文昌有神儒門精光炳耀之府往者多祀學宮之側以其表裏儒門其典有自不獨宜與瓊觀琳宇媲美已也即以瓊觀琳宇媲美彼夫蛟宮馬藍亦且繼學宮而興矣表裏儒門所當臚祀典者又烏可已乎史稱北斗爲帝車運於中央斗魁匡戴司命司祿等六星曰文昌宮則凡在文昌宮者斗魁主之式斗魁以欽北辰敬天之道也敬天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而祿命在其中矣江鄉文運蒸蒸方起神之聽之所謂追往哲而繼盛美者誰非聖人之徒歟

而可令其不得與二氏同增焜耀也哉

虔州鳳凰臺重建石蓮庵募疏

吾邑念庵羅文恭公從新建王文成倡明理學新建督撫虔南日公數過章貢因與何善山黃洛邨二公爲性命交二公皆雱人入陽明室名與龍溪緒山齊語曰江有何黃浙有錢王是也公之善何黃者人未盡知今攷贛志何黃傳亦無言及與公善者嗟乎是豈可逸哉余每讀石蓮洞集見所與文成及何黃二公往復論學書不下千百餘言而家藏公手蹟致家學博訥齋公有云春初如雱了善山公葬事區區束裝在元日適得洛公書則此心已在羅巖上矣若是公一日何嘗忘虔州哉當時虔之士爲公門下者託以蘭若卜築於郡之鳳凰臺爲公講德問業地且置有贍田若干畝以垂永久



兵後余客章貢者再訪公之故蹟杳不可得而所謂鳳凰臺者荒爲榛莽遑問贍田哉辛丑之雩陽遊羅田巖與孝廉易去浮梅子鶴諸君賦詩紀事咸感異代來遊甲子之同蓋昔者嘉靖辛丑爲公來雩歲也鳳凰之祠嘗寤寐於懷而託之若難其人今僧眞源來章門募建此庵實獲我心於是遂樂爲緣起擬即以石蓮庵題之蓋石蓮洞爲文恭公故居旣以不忘公且使過此地者一瞻顧而即起仰止之思即世遠代隔皆得羹牆見公而親炙之者又豈與荒煙野草共深禾黍之感乎哉嗟乎爲浮屠氏崇飾夸誕人或然疑參半若夫廣勵風教則凡有心者所同有事也眞源浮屠而具此志願可進而與吾徒語矣

契眞寺募建瑞經閣疏

贛之田邨有羅漢經不知始於何代傳有十八儒生投宿比曉不見遺此經中多水懺文間以萬五千佛菩薩及藏經名號古澤堅栗爲藏經紙無疑墨光炯炯字畫端麗共十八卷遂曰羅漢所書據朱瀑泉記寺災此經飛入瀦潭直指使見舟底火光命汨者得之今水火痕迹現存又云寧藩取此經去感夢仍送還寺瀑泉王孫也所聞或有之又經無首尾傳紀或爲人所翦截殆未可知又據經首三藏流支在胡相國秦太上文宣公譯或謂姚秦時物吾觀凡經多曰姚秦不必傳會也近聞有縣令置經膝上繙閱遂以毒隕又聞某撫軍請經入署有紅白蛇見之異余意所重猶不在此獨是經在田邨數十里內人物繇庶雨暘時若歲和年豐疫癘不作且禱無不應又有異者十餘年兵興以來贛當閩粵江楚之衝



萬山險塞窟穴者多兩經距守大小數十百戰破城之際四野非兵即寇此往彼來或不保首領或身被重創或焚其廬舍掠其妻孥傾其蓋藏伐其墳墓甚至門戶盡絕邨落皆墟唯田邨安然無事遠近被兵者來相依棲亦復無患謂非此經之力不至此故人思報德建閣崇奉事理宜然市木半埠山中商益直爭購伐木覺有異發恐怖心願償直歸寺焉計木二千五百有奇時谿水驟漲凡商木悉漂蕩而寺木如故且涌入回流轉旋而下比至寺門叢棘阻抑不復去此一奇也又有人施大木一株五尺合圍突有爭得之者發衆僕往舁僕墮嶺十餘丈木亦涌下首尾高半尺中一坎卧僕焉同役倉皇手舉大木出乃禱祈願以木歸寺而僕者甦及舁木非數十人不能舉始知神之示現甚赫也繇是感動闔邨農

事方作約夜爲運甓自河及寺人林立遞相手授十萬甓一夕而盡丙申余來贛迎經至嵯峨山展觀護經僧衆乞余爲疏莊嚴經閣立禪堂爲永久計余思有功德於民者宜祀之況經之感應如此耶因備述之以告夫臨泣斯土下至士紳編氓宜各種善因自求多福焉至經云萬五千佛菩薩名號未足爲多有億萬微塵諸佛菩薩中側入一座是在發露已過出大誓願悉求懺悔此又一經大旨余不惜爲衆披陳之也

### 地藏菴疏

小園滇茶一株花開大異凡植余往以詩易之地藏僧有羣鶯不換換名花句相傳以爲美談庵依灌城舊址從土埠望之鬱鬱蒼蒼並不見有庵者循級委折而下得庵焉無多屋



宇負岡面池締構秀野佛像莊嚴前後左右非種蔬則植花  
竹無一曠土皆僧定慧拮据成之亦精藍也余每厭城內塵  
緣紛沓同博庵學憲遂初掌垣過之飯伊蒲快談竟日以爲  
常因相與約曰會城內外不乏名梵古刹惟此一笏袈裟地  
頗宜於幽人韻士堪結香火之緣韋馱殿之前俯臨池廣不  
容趾拓而築之環以朱闌池內放生種菱藕周遭植桃柳芙  
蓉更於高岡結一茅亭登可望遠則西山南浦風飄雲樹居  
然在目不幾芥子納須彌稱勝槩乎僧曰池非我有費將安  
出余曰名藍古刹偶然修建動需數千百金非當道大宰官  
不能任若此小小點綴隨其願力不過各醵數緡便可有池  
有廊可棲可遊可歌可詠世外相對安見白蓮香山之社不  
踵於今日乎二三同人當不河漢吾言也適小飲滇茶花下

僧來索書遂走筆付之

募修三江橋疏

李振裕

余宅憂卧章水上有浮屠氏造而請焉其言曰廬陵舊有三  
江橋向修於公家大冢宰今圯矣將謀所以復之乞公疏以  
告四方時有負土之役弗遑也乃致書郡太守郭公邑令于  
公曰橋梁道路亦王政之一端也公其加意於此乎孟冬之  
十五日溯流及郡則兩公業爲疏題經始矣余抵里門見有  
儒衣冠者曰黃嗣貞及某某余乃揖而進備賓主禮三子皆  
曰願公一言爲三江橋倡余謝不敏曰余學聖人之道者也  
烏能以福田利益之事倡導鄉里哉三子應聲曰否否此未  
可以概論也某之所以力請於公者蓋將爲德於民兼施濟  
之利勒之貞珉播之遐邇承先賢之遺澤垂利賴於無窮此



固公之志而某等專以此望於公也余謝曰如子言誠知道者但余隨先司馬宦遊閱歷南北幾徧獨旋里不數數實未覩所謂三江橋者請晰言之可乎曰唯唯問其所以得名曰橋在郡治之北二十里其流出於坤谿與鄢原及所謂山前者合三江而統匯於茲則先廷尉琴岡公之故里也問其經始之人大小之制曰橋之來也久矣明隆萬時嗣貞之先曰永齊躬募而修之增四墩爲五三洞爲四叙而傳之者則陳蒙山先生也功甚勞而制未備傳二世爲嗣貞之考穎甫氏孺渾以橋故謁冢宰晦庵先生先生慨然以修復爲已任規畫審視較昔綦詳爲撤木而礮石焉首捐金若干自郡邑大夫下及鄉之耆老士氓斂三千金以助經始於己巳迄甲戌凡六年橋乃成蓋明崇禎間事也歐陽醒庵先生爲之記至

今頌大冢宰之德於不衰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三江合流其勢迅激不可遏而荆楚粵閩四達之衝也當春霖暴漲時輶車驛騎往來踐更士卒將天子之命動關民瘼軍機者至望洋不得渡其廬吉二邑之有事於城者徑道紆迴旣遠且勞冒涉危險又常有風濤覆沒之憂此君子所以動念也曰嗟乎此橋誠不可已夫以數十丈之橋拯百千萬人於不測之地其旁及於荆楚粵閩凡往來吾郡無遠近之人莫不蒙其利焉況昔之撤木而易石也歷歲多而爲功難今因其石而補綴之則力省而效易吾知助財與力與工與米粟者之踵相繼也當事諸君子登高而呼九邑之人與夫荆楚粵閩舉凡東西南北往來絡繹無遠近之人莫不踴躍贊歎以助其成不旣休與雖然天下事不患於不成而要期於可久昔



西江志 卷一百九十九  
之人規畫於此可謂審矣今未三十年復有崩頽之患蓋由  
溺於因循戛止委斯民之大利任其疾苦號呼側足於尋常  
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畫一策出一議救其弊於傾危  
未甚之際及隳然大壞乃全舉而委之後起之人嗚呼必有  
任其咎者矣今者黃生嗣貞承其先三世遺澤思爲利於無  
窮其志可以爲後世法一宜書僧智燄大發願力思以津梁  
世人結茅趺坐虎豹見之不敢逼二宜書吉之人士與凡道  
所往來者皆追思晦庵冢宰之遺德屬余繼其事三宜書雖  
無三子者之請亦願載筆以從事矣他日橋成當書此爲之  
記

引

明

羅子理族譜引

劉崧

余聞長老言州旌孝坊有羅孝子者故大族也世革代遷羅  
氏子孫散徙不常而旌孝不知何時亦更名平易矣羅氏有  
名性者嗜學篤行人也幼孤惇暨長後遭亂故其先世譜牒  
墜逸而故老亡盡無所考質嘗以質於叔父寬則追憶其繁  
錄宗譜爲一幅以示之蓋其可知者也始祖諱希白五代末  
由金陵遷西昌至宋大觀間有以致政爲戶買田以供祭祀  
者今其契券可考也不知又幾傳而至吉成生三子長伯英  
次伯壽某縣主簿又次伯霖主簿即孝子也孝子嘗割股和  
藥以愈親疾事聞縣令至爲即所居起坊閭以表異之君子  
謂是將有餘慶以大其族者性其曾孫行也夫譜所以追本  
始謹世次也人亦孰不欲其宗譜之久遠且詳而或有不可



知而弗傳焉雖聖人如之何哉惟仁者必有後而天之報施恒在善人況孝子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寬則有焉嗟乎又安知方來之慶將有大耀於羅氏者不在性已乎

橫林草堂小引

費 家

橫林草堂寒家之世居也先祖贈少保樂庵府君子男五人俱課以經學伯領鄉薦仲由進士仕終少參叔贈如府君季贈編修幼與伯同樂庵公天性孝友以睦於家因扁所居曰孝友堂五支子孫至今同居之詳見李少師西涯文正公記中其地東自高山落爲平地坡陀隱躍屢折向北土脈墳起如埠我屋枕之南有小溪北有大溪西南有芙蓉峯尖秀特出門對其處鷺湖起東角如幟靈山障北角如屏小溪南緣諸山迤邐入於大溪大溪以北遠自靈山一支蜿蜒西下百

里崛起方石赤色如赭壁立南向而止所謂赭亭山是也溪南山有五峯如筆格者凝然屋傍其尾直闖大溪之澍橫截東顧勢若雲鴻欲飛而渡者與赭亭犬牙相對正在溪流西出處赭亭之下有叫巖諸石遶流而南青山之上有花巖諸石沿溪而北磊磊落落交瑣溪上如織然中流有石一圓名捲績石若自天殞者塞空處儼如砥柱之狀自此上流半里許當兩溪會處鐘石隆然如鐘覆在水際三面臨水一帶平沙可登而望也橫林之地長松落落古木陰森四時與山光水色掩映明媚別來思之有不能忘者近屬文君徵仲圖之置阿堵中形神飛動恍然坐我草堂矣敢求名公爲賦七言長歌揮灑上方以爲斯堂子孫之榮倘辱不拒百世之下讀公詩者知有斯堂堂因以增重也豈不榮甚矣哉



法理管見引

黃鉦

法理管見何予問刑參斷語錄也訟者之詞真偽備載真則理是偽則理非觀詞察理則是非析而法可定書曰惟齊非齊有倫有要非法理之謂與夫法具於律迹耳理存於經心耳經明則心通乎道錯綜斟酌萬變不窮律餘事矣苟惟律是習不得于理則不得其情按迹擬法能免忒乎故儒者通經法家習律儒兼乎法爲理明故耳法不能爲儒爲不明理耳非法理辯別與若臯陶明允蘇公式敬張釋之于定國平恕是賢而儒論刑者龜鑑焉商韓杜張周興來俊臣名爲法吏慘刻酷烈千古爲戒非法理勸懲與予又謂經載乎理理根諸心用法處事實百慮一致必心公而後理得事如是法亦如是先儒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又非法理本原與集成

予作法理管見引非敢自謂有知也亦見予惟因理以從法不執法以違理用心於刑如此云

黎川文緒引

王材

新城本吳晉以來東興永城二邑境也後合於南城宋紹興中復析南城之黎灘鎮名邑曰新城故新城稱黎川云虞文靖公作新城學記言未縣時故太學說書李公觀直講王公無咎尚書左丞鄧公溫伯處士灌園呂先生南公已生於其鄉有盛名於天下而吳文正公送左令序又言宋三百年儒科撫建九邑惟新城有進士第一人謂張公淵微也先後名賢隱見崇庠功烈不盡著然其節行文章即匹夫一命往往顯名當時蓋又不特四五公而已後來之士景其風軌不可復見則幸其有著述者存而歲月遐悠簡編淪逸今惟盱江



一集尚全諸賢徒有集名且並其名亡之者亦多矣余退居之暇念前獻之遺旁搜亟錄間得百之一二輯而傳之庶亦盡續承者之責以無忽此地靈之所鍾於呼文不足徵籍之易去孔子孟子嘆之矣繼是君子尚亦無忘斯義也哉

義倉簿引

董裕

此吾祖豫庵公而下義倉簿也裕荷吾祖餘庇竊祿幾三十年不能以其餘贍吾祖家族吾甚恥之歸自鄖陽之歲割俸餘稍置義田以給吾祖下之不給者然田少利薄其不給猶故也歲戍戍叨司寇之命歸自里中里中之艱食者嗟嗟而是吾祖之下抑或苦之裕於此有重慙焉時有德裕而齎以爲謝者凡三十金拒之不得又不欲私爲己利因割十金奉之吾董大宗祠又十金奉之吾祖豫庵公祠皆爲義倉貲本

計也金入宗祠自有主者裕可弗論而入於吾祖者厯厯一十金所持抑何眇鮮也哉然以義爲利而積少成多是在吾兄弟子侄輩善計而善成之耳茲出前金付侄時養時舉等收掌令待秋成糴穀以爲倉本并與家衆約尚各量力以捐助其間俾百千萬石由此而起其散不分貧富只計口給之即富不待此者推以轉給於人可也收則約日照數還倉欠而不還者非有不得已之故即爲負義後不給之仍議罰示儆散必春夏之交收於秋成仍每石加耗一斗公美利計久遠也允若茲豫庵公而下子孫其世世無飢矣乎夫吾祖樹德豐茂將世世享之爲之孫子者能繩繩弗替抑皆有以自給而家族賴之又何憂於荐飢然貯蓄固天下大命而善理家者不恃無飢而歲爲飢防則是倉之設所以備不虞長恩



愛也是在吾子姓纘緝而光大之因書之以交勛云

刻海潮賦小引

嚴堯日

海潮賦作於唐盧肇空諸陳言騁辨獨知曲諭旁徵原本廣肆初不靳人附和亦竟無人附和之然亦無有能破其說而詆排之者其睥睨橫絕標峻勁特之氣真足與渤海沸流錢塘怒湍相今古已當是時韓昌黎李贊皇二公後先宦袁公皆周旋其門二公維挽建豎壹憑貞氣孤行不受牽茹故公所得振挺良多其它談咏嘲哂舒憤暢幽亦頗有可紀者賦刻具在唐文中而儒生學士傳習者少間舉似鴻博亦或存而不論謹專梓之以貽同志庶見夫布帛菽粟外自有雄劍鼎珍無事區區拾唾沫沫爲也

國朝

重修龍池廣濟橋引

趙京

橋以龍池名志地也以廣濟名志人也志地者何因置郵而得名也志人者何因一真而得名也一真者明莊皇朝戒上人也先是邑南通廣昌驛鋪曰龍池其下水聲潺湲汭流而上星石雲疊一望匹練澎湃匯東流溪者凡三四悉從閩隘發源自南梗白茆百丈木瓜湍激紆折數十里而入盱穆廟壬申歲大水橋圯維時遂昌蒼濂鄭侯來莅茲邑甫至均虛糧撤客兵興學禮士洞悉民隱百廢具舉命僧一真題疏繕舊邑人知僧拮据勤瘁而不知橋之再興侯實董成焉丁亥歲復大水加以頻年兵燹向所云廣濟者復圯焉余悲鄭侯之績恐都人士久而遂忘也託衲子再募修之蓋鄭侯莅豐多惠政因以廣濟名其心存乎愛人非若浮屠說有如是作



如是受想也嗟乎世有蒼瀛在又何患無一真其人哉

募築葛溪堤引

陶燿

弋負山臨谿谿由玉山導信陽百川之水入焉諸山隘束蜿蜒奮伏滌洄紆折并流而注於弋東合靈山涔陽諸水西北溯流葛源演漾南注少折而東合於大溪所謂葛溪是也溪之右地庫土疎鹵泄善下隄之使東逆折以入大溪怒流洶湧衝激排盪勢甚悍葛水弱且狹力不能敵輒并引逆流回噬其隄故屢築屢潰崇禎甲申弋令山陰王君審度地形儲木石備器用菑穰既盛畚鍤斯舉五越月而告成比歲寇燹弗靖流亡轉徙農弗獲耕士弗獲學商旅屏足用絀則匱重以災祲交厲積逋二萬五千有奇邑益困敝守茲土者糾紛旁午晨而興夕而入簿書督責之不給其何廢之能舉余視

邑五載邑之士人陳所以興之之利數請於余雖然興之而無其術有其術矣而不得其人猶弗興也弋爲兩粵吳楚孔道舟車輻輳人文炳乎邦國自經兵革害不少甦豈獨山川之咎抑或人事之弗共以至此極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國富而力紓力紓則禮樂修教化明行之而力爲之而成故其舉事也易今則力役日煩宿逋累累峻法以繩其下財困而力絀則些窳偷生民無樂業安於怠惰廢弛益多故其舉事也難以凋敝之俗行久廢之令而責以難成之事自非邑之賢人君子教之勸之鼓舞以爲之倡其不能以強民也審矣余憫前賢之勞懼隳厥緒經營謀始爰諏爰度問役幾何人工幾何程資粟幾何儲錢鏹之屬幾何需其伐石也欲堅其培土也欲厚其隄欲密以深其植欲崇以廣數者備



而廢墜舉雖勞而瘁何敢辭焉邑之士人既有同心必有以分余之勞而復昔之舊者願委心而受教焉

安福縣四十五都募建義倉引

劉昆潛

吾邑東郭先生社與湖山之社所在皆有而三五先生一設東湖一設廣明寺以便出納獨本都山峻道險未有合建者先獅泉公行之於族雖饑饉游臻此地亦熙然自若明季改革十室九空分貯合積蕩焉無存側聞先君嘗嘆丁亥告荒鄉之餓殍先後殣者二百餘人嗟乎誰無父母待哺不與誰無兄弟啼饑不顧誠有輾轉沈痛欲救無策者今幸際清平可不早爲之所哉隨勸我族各捐所餘設倉已而謀諸康君敬寬王君漢若即同家侄懿叶各捐一二百桶爲倡潛雖力綿亦歲輸有差爰建三倉於外三倉於內以隨地之便斂之

七月散之五月以因天之時借以匱乏息以什一調以糶獨以通人之急夫同都邇也各捐升斗於有餘之時易也久不爲者輒謂豆區小惠耳或曰暱於鄉私甚顧安得生今復古而井授之而家給之而九年蓄之何如村自爲積亦可利收卹以小康也施由親始無求諸遠勿以善小弗爲毋求諸難社倉亦云

辯

唐

廬江四辯

盧藩

凡作事必法古名地者必求於古地而不古失其地矣秦一天下破國爲郡名地者唯求於禹貢與山海經故始皇二十六年以揚州之地爲九江鄣郡會稽九江會稽出禹貢鄣出



山海經按海內南經云三天子鄣山在閩西註云在歙縣東  
浙江出焉海內東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註云  
即彭蠡今彭澤縣西是也經又曰一名天子鄣江南之鄣由  
此名也廬江在彭蠡西涯因廬江以立名項羽封英布爲九  
江王盡有揚州之地漢高改九江曰淮南即封布爲淮南王  
十一年布誅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孝文八年長死徙封長子  
安爲淮南王賜爲廬江王勃爲衡山王按漢書諸侯王年表  
北界淮潁畧廬衡爲淮南顏註云廬衡二山名也衡即今霍  
山按東漢地理志建武十年省六安國以縣屬廬江郡郡十  
四城有舒潯陽襄安郡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大江之南與  
彭澤相接旣得有潯陽潯陽有廬山廬山因廬江而名古矣  
廬江之地包江南北而有之周景式廬山記云匡俗周威王

時人生而神靈居於山上世稱廬君則是俗因山爲號不因  
俗爲廬而名山慧遠作廬山記不知所始乃曰匡俗出殷周  
之際結廬山上因名山曰廬其謬甚矣按豫章舊志言俗父  
與番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潯陽武帝南巡  
封爲大明公是山不因俗而名愈明矣余故曰事必法古名  
地者必求於古廬山自山海經所謂出三天子都者是也今  
山在彭蠡之上亡其所謂廬江者時移事古名與地改故也  
又按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地理志云浙江出黟縣  
南率山東入海率則歙今浙江是也率山在歙州南連延而  
西曰浙嶺浙水實出其陰又西走彭澤凡三百里并水出山  
陽者皆西流匯於彭蠡廬江遠乎哉是必一水也又按今潯  
陽在江州大江之南古潯陽在大江之北名地爲國者豈限



江之南北哉求於古而已矣廬江之國自山海經而名者爲是  
宋

九江彭蠡辯

朱子

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於海又曰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讀者皆以爲是旣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訛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覈其事實是否爲也是以爲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潯陽派別爲九或曰有小江九北

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旣匯而出爲北江江旣會而出爲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敷淺原則但以爲漢歷陵縣之傅易山在今日爲江州之德化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爲誦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攷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況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



海處不知其當爲幾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匯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於隆興府之北瀰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徽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於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豬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

之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唯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爲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旣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居北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爲彭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一說者旣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



知凡禹之所爲過門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爲病者爲欲大濟天下昏墊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陸羽張又新輩但欲較計毫分於齒頰間以爲茗飲一時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爲說者亦可謂童騃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瀍澗支川尤多而初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不一而初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辯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夫九江之鑿吾旣辯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湖口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爲二以爲出入之辯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度之處予嘗過之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

及其旣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況經言過九江至於東陵而後會於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庫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



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乃爲宜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攷者旣昏憤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言乃反爲之遷就穿鑿以蓋其失者則其巧愈甚而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國初胡祕監旦近世晁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爲衍文亦爲得之予旣目睹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爲甚而兗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之患於此爲尤甚是

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唯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涖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嘗爲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攷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於敷



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岷岐荆山而逾於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它書攷之則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漢志亦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陵陽者丹陽之屬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乃在徽饒之境疑與陵陽腹背相直故廬江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爲鄱餘二水遂以會於彭蠡而入於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爲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爲無原而必待漢匯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爲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

則言水入湖漢者八入大江者一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衆水之原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以此而觀則山海經之言猶有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耳而語意不明遂若析江與澤各爲一水而一東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之即爲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豬於彭蠡而別爲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爲湖漢正以其澤名之而復兼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則但見其爲一郡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爲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衆水皆會豬



爲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零都一水所得而專也至如鄭  
漁仲漢水衍文之說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迤北會於匯  
東爲中江入於海之數言似亦可疑而彼猶未能盡正也嗚  
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揚而見  
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見聞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  
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諸  
儒乃有過爲新奇之說以亂之者若論導山而逾於河而以  
爲導岍岐荆山之脈使之渡河以爲壺口諸山之類則亦不  
待聞見之及而知其謬矣夫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  
諸山之名必有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  
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  
今論葬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亦自有可言

而尤足以見其說之謬者蓋河北諸山本根脊脈皆自代北  
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  
爲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道幽冀以  
入於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  
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  
次一支乃爲常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  
跨河東度而反爲是諸山哉若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亦有襲  
其謬者以爲衡山之脈東度而來則以見聞所及而知其必  
不然也蓋岷山之脈其一支爲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  
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北徑潭袁之境以盡  
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者則包彭蠡之原以北至  
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首以盡於會稽



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豈衡山之脈能度九江而其度又直爲敷淺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爲荊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潛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非它人之所及是亦極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夐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強附之哉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旣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攷也因并論之以俟來者有以質焉

明

禹貢疑誤辯

張吉

貢於嶓冢導漢之下則曰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

江入于海於岷山導江之下則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此二條者朱子及九峯蔡氏皆以爲彭蠡乃江西諸水所潴固無仰於江漢之所匯而江漢二水竝持東下又不見所謂北江中江者執是以疑經文之誤其說甚備愚嘗親歷其地細觀其說而以經文證之乃知經本無誤二先生之說皆過論也夫匯本訓迴乃下流泛溢他水勢不能洩於是迴旋渟滯潴而爲澤之謂也今春夏之間江漢水漲則彭蠡之水鬱不得流而逆注倒積潴爲鉅浸茫然數百餘里無復畔岸其匯爲澤蓋如此雖無仰於江漢之所入然實賴其下流充牣故湖水壅閼沮抑而不能出方能成其澤耳非謂江漢之水截入澤內而爲匯也若其截入爲澤則但如他條曰至曰入可也何必變文言匯哉此東匯澤爲彭蠡東迤北會



于匯本無誤也漢水不言會者爲江水所隔與彭蠡不相接也江水不言彭蠡者與漢互見也逮乎二水漸消則彭蠡之水溢出大江循南岸而行與二水頡頏趨海所謂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鄱陽之清漲是已第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水自北岸而入又其次則彭蠡之水自南岸而入三水竝持東下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而彭蠡之水入江竝流爲南江者不言可知非謂分支各派判然殊途爲二江也此東爲北江東爲中江入於海亦無誤也而理明義精如我朱子九峯又其高弟乃皆不能無疑於斯何與況經文簡奧其言南入於江東匯爲澤蓋亦無遠不包而曰南曰東與今水道屈折迤邐勢正相符今却又云本文自有謬處與今水道全然不合不可強解此不可曉也又按江水自東陵而下

漢水自漢陽而下其勢皆漸趨東北今湖口爲江漢所匯之處正在東陵漢陽東北與經文亦合今却又云於漢水則宜改曰南匯彭蠡於導江則宜改曰南會於匯此又不可曉也若夫所謂橫截而南入於鄱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又謂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此自說者之誤非經文之誤也蓋經意以爲漢雖入江而自循北岸以達於海不可泯滅故有東匯北江入海之文朱子偶未之思以爲二水既合則有江無漢故既疑其誤而復有取於鄭樵之說以爲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三句疑衍蔡氏篤信朱子不復別求其說遂再立論以疑經皆非也或曰南之有江猶北之有河皆大水也然渭水洛水皆入於河源遠出閼磨黎山自積石龍門而下氣勢雄



猛流波洶洽而洛渭二水近出鳥鼠同穴熊耳諸山不數百里遂達於河幾不能見安得與河爲敵若夫江源出於岷山漢源出於嶓冢既不相遠而其通流之地大小雖殊終不相揜則漢雖入江猶得各紀其爲匯爲江入海之實夫豈過乎河可以包渭洛而江不得以包漢故於兗州則曰九河既道不兼渭洛而言荊州則曰江漢朝宗于海對舉二水而竝言之貢之立義精矣嗚呼經賴真儒而明貢有朱子及蔡氏者爲之辯析其義猶晦信夫說經難矣

鄱陽王捨宅爲寺辯

王言綸

封建之不可復審矣漢初去古未遠遂乃大啓土宇分王子弟然僭侈無度尾大不掉多以罪廢國除不若衣租食稅無君國子民之責者更爲安全也晉懲魏之孤立廣建藩屏而

八王樹兵敗不旋踵國祚亦隨之益足明封建之不可復審矣宋齊以降封建諸王大抵有開國之名無就國之實諸王壯者入則爲公孤卿士出則爲方伯連帥其或幼冲未出閣者亦得假節鎮之銜以上佐行府州事府謂都督州謂刺史也且其時疆宇分析方州割據有屬籍在北而封邑又在南方者有屬籍在南而封邑反在北方者其不得就藩之國勢使然耳獨饒之永福寺址世傳爲梁鄱陽王恢故宅捨爲寺予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按史天監元年恢爲侍中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封鄱陽郡王二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四年改授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後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七年進號雲麾將軍加督霍州八年復進號平西將軍十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石頭



成軍事領宗正卿十一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南  
北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給鼓吹一部  
十三年遷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鎮西  
將軍益州刺史使持節如故便道之鎮十七年徵爲侍中領  
軍將軍十八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  
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明  
年改元普通至五年進號驃騎將軍七年九月薨於州州謂  
荊州也時年五十一距初封王時凡二十五年何嘗一日至  
鄱陽則鄱陽安得有王宅乎且天子之天下受命於天諸侯  
之國大夫之家受命天子傳之子孫王縱高蹈止可辭寵利  
而不居何得擅捨宅以爲寺乎或曰信如子言捨宅非恢信  
已焉知非其子若孫於亂亡之時捨之歟予又曰不然按世

子範起家洗馬祕書郎歷黃門郎遷衛尉卿嗣立出爲益州  
刺史開通劍道克復華陽增邑一千戶加鼓吹徵爲領軍將  
軍兼侍中復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諸軍  
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太清元年大舉北伐以爲使持節征  
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尋遷安北將軍南豫州刺  
史侯景退據壽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屢疏請討景  
不聽及景圍京邑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  
同三司進號征北將軍臺城不守乃棄合肥出東關尋汭流  
西上軍於樅陽遣嗣告尋陽王大心尋陽要還九江乃引軍  
至湓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旣而商旅不通範數  
萬之衆無所得食人多餒死範恚發背薨年五十二時世子  
嗣猶據晉熙食盡士絕景遣任約來攻嗣出壘拒之中流矢



卒於陣是則範父子皆道死即有故宅焉得至鄱陽而捨之哉又據傳聞云恢母費太妃失明遇異僧治之而愈遂捨宅爲寺云云按史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鍼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感云據此皆是在建業時事何得云在鄱陽國中乎且鄱之爲國有一朝而兩王者蕭齊時封鏘爲鄱陽王又改封建安王寶寅爲鄱陽王是也有一朝而一公一王者唐高宗時有鄱陽郡公譔又降封郇王素節爲鄱陽王是也使封於斯必國於斯自古及今曾聞有一城中而二王並處者耶或又曰據子之言信爲順理但蕭宮之說自古傳之豈盡

誕妄也哉予曰是殆有故按太清中開建侯蕃爲鄱陽內史未幾遷吳州刺史恃其兵強貢獻不入承聖二年冬上密令其將徐佛受圖之佛受使其徒詐爲訟者詣蕃遂執之是則恢雖受封鄱陽未嘗就國而建宅蕃雖食邑開建實因守土而居鄱明甚後人習聞梁室之有王遂疑宅爲恢宅不知蕃旣得罪王室或以廢宅爲寺基未可知耳學者苟非具論世之識幾何不譌以傳譌留千古之疑案也哉

良知辯

羅洪先

余問於龍谿子曰吾記熙光樓若何曰將以求病非言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爲余不答已而腹饑索食龍谿子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余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饕餮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龍



谿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心槁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余曰吾人常寂乎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於子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而良知明謂聖愚有辯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容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主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辯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真性失之鑿見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於蕩也龍谿子曰若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

永初甲子辯

傅占衡

文選陶詩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在題下註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屈身後代凡詩在晉時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而已選中陶詩有歲月者獨此是以是說註之以應史文按辛丑是晉隆安五年與皆題年號之說適相違背此註與史傳皆妄也予因就集考之陶有遊斜川詩其序云辛丑正月五日正是年也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歸林則先是隆安四年也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又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則後此晉元興二年也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則安帝反正義熙元年也歸去來兮亦乙巳歲十一月也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已酉歲九月九日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則義熙四年五年六年也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義熙十二年也陶詩



中凡題甲子者皆是晉年最後丙辰安帝尚在瑯琊未立雖知裕篡代成形何得先棄司馬家年號而豫題甲子者乎自沈約李延壽竝爲此說唐顏魯公醉石詩亦云題詩庚子歲自謂義皇人蓋始以集考之謂庚子以後不復題年矣不知陶公之節出處大定豈在區區乎晉書陶傳削去甲子之說昭明太子靖節傳亦無是語但言不肯復仕而已一在南史前一在宋書後同異若此不妄傳會或曾細考之乎且兩史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今按詩外文章如祭程氏妹則曰惟晉義熙三年而已祭從弟敬遠歲在辛亥及自祭文歲惟丁卯一在晉年一入元嘉並稱甲子若以丁卯不稱年爲有意則辛亥不稱年無義矣若史謂題年斷自永初陶永初以後詩即不見

其題甲子也若謂靖節知幾見宋武王業日隆遂併沒義熙反正之號則祭程氏妹不應稱之且隆安中桓元尚未竊號何以亦只稱甲子也或又云陶公今古相傳一段佳話耳子乃善辯之何爲予謂史文本集歲月炳然前後可考曾次磊落隨意書年陶公何必藉此爲佳話乎

國朝

### 敷淺原辯

李 滢

按敷淺原出於禹貢其名最古考書經註疏及漢書地理志皆以爲即豫章歷陵縣博易山又水經云敷淺原在豫章歷陵縣西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一統志云博易山古文謂敷淺原也根盤三十里爲德安一邑之鎮準此三說則敷淺原似非廬山矣然考德安之博易山甚小而卑不足當匡廬



之什一今觀禹貢所載言水則江淮河漢濟泗彭蠡震澤言山則太行王屋碣石太華岍岐岷衡皆名山大川爲九州疏導所攸係茲言導南條江漢之水爲濬江水之經始不應舍其大者言其細者竊以大禹之時距洪荒未遠豫章諸郡之山川未有定名言敷淺原者即蔡傳所云岷山之脈其南一支度桂嶺北徑袁筠之地連延過九江諸山之總名耳謂廬阜一帶并博易諸山皆敷淺原則可謂敷淺原之非廬山則不可蔡傳以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所當紀志是明以廬阜爲敷淺原祇因無可考據傳疑未傳信也按南康舊志山南紫霄峯有敷淺原三大字未詳何時劊石王忠文禕六老堂記廬山禹貢所謂敷淺原也李夢陽瀑布賦遡敷原之上疆其說固非無據者至鄭端簡曉古言遂確然以敷

淺原爲廬阜而雲間夏允彝合註又引大禹治水刻石爲證而深辯漢唐註疏之非余於是編之志輿地因詳載經文傳註并諸家之說以爲廬阜最古之名出於禹貢者如此

### 太白書堂辯

按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有青蓮鄉後廢爲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杜子美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杜修可引范碑解之曰此言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廬江郡之匡廬山而黃鶴注引太白廬山諸詩及南康軍圖經太白送姪嵩遊廬山序辯之以爲指潯陽匡廬山而言至近代楊天惠彰明逸事又云始太白與杜甫相遇梁宋間結交甚歡久乃去客居



徂徠山甫從嚴武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歸故甫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學者多疑太白爲山東人又以匡山爲匡廬皆非也余考正史及太白年譜天寶十四載乙未白避地廬山爲永王璘迫脅至乾元元年戊戌流夜郎已亥半道承恩放還曾文定鞏翰林集序云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又太白居廬山見於其詩文甚夥杜陵之詩蓋願其得遂終隱之志而以匡廬爲歸曰不見曰歸來危之乎望之也考吳若杜詩編年載此詩在綿漢梓州間而黃鶴注以爲乾元二年作與楊氏彰明所紀歲月不合至曾南豐序又云白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計其地與蜀最近又范氏所爲墓碑距太白時不甚遠所云大匡山太白讀書臺尚存似非無據杜公之詩或祝其生于斯者

歸于斯又或以已之客所望客之歸皆未可知今爲兩存其說云

西江志卷第一百九十九



西江志卷第二百

藝文贊頌傳

晉

翟徵君贊并序

庾亮

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元心獨融  
故能虬驤丹霄而不繼秦龍之轡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  
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瓊藹哉顧蹄涔不足以濯神鬚翳  
蒼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綽約之廬箕阜有高嘯之  
宇唐勲表於元庭夏功忘於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稟逸  
韻於天陶含冲氣於特秀體認虛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  
先生載營抱一泊然獨處神栖飈藹之表形逸巖澤之隅  
雖束帛仍降輶冕屢招而弓旌屈於匪石帝命慚於虛復



西漢志 卷二  
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韻冠當時方將表大庭於絕代恢  
玄解以釋紛仰朝霞而晞翼凌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  
於潯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倣余欽若人之風嘗問  
道於無何之廬賓想元珠主以瞻授沐道霑淳固已實而  
歸矣自昔之違於茲七稔何悟先生忽矣升遐感至德之  
長泯悼仁風之永翳標爾其傷潛然增欷乃授翰詠跡以  
宣來葉其辭曰

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瓊條滌耳夏鼎高揖唐  
朝洪崖邈矣元跡載劬淳風沐世飛芳九霄

唐

尚書右丞徐公寫真圖贊

并序

獨孤及

侍御史韓公至清以學藝書畫之美聞於天下辛丑歲三

月以王事靡盬館於豫章與前尚書右丞徐公同舍於惠  
明寺之淨室嘗以暇日裂素灑翰畫徐公之貌陳於座隅  
而美目方口和氣秀骨毫釐無差若分形於鏡入自外者  
或欲擎跽揖讓俯僂拜謁不知其畫也衆君子嗟歎之不  
足則言以讚其美某亦繼唱於後

哲匠運思天姿是具假之筆精實以神遇居然成象豁若披  
霧瞻仰神鋒如窺武庫婉婉高識昂昂獨步絕頂孤松空波  
白鷺不犯之色匪躬之故孰知其化亦在毫素

宋

三笑圖贊

有序

蘇軾

近於士人處見石恪畫此圖三人者皆大笑至於冠履衣  
服手足皆有笑容其後三小童罔測所謂亦大笑世言侏



儒觀優而笑或問其所見則曰彼豈欺我哉此畫正類此  
寫呈欽之兄想亦當捧腹絕倒撫掌胡盧冠纓索絕也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胡盧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子麋鹿狙  
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  
孰賢

洪崖先生畫贊

并序

李綱

洪崖先生張氲隋唐間人隱於南昌之西山所乘驢名之  
曰雪精僕數人曰拙曰木曰藤曰葛曰橘出則負巨扇長  
瓢以從之多繪以為圖蓋有道者也為之贊云

洪崖古先生傲睨得天逸結廬西山下踏雪時一出長瓢與  
巨扇此外了無物借問侍者誰拙木葛藤橘何年丹青手寫  
此神仙質高風邈如在超然入吾室

義松贊

洪州西山  
翊真觀

黃庭堅

西山之松有歲寒之質懷其同氣耶既分矣復合而為一泠  
露雲雨老大霜雪匠石輟斤樵夫歎息人之同氣去本未遠  
宰上之杞蔽蒂成陰有其干戈日尋余不知其何心

侯憲奇石贊

有序

張九成

高安守侯仲平蓄奇石三其一霏霏若陰山雪其一洋洋  
若五湖魚又其一燦燦若蜀江錦皆希世之寶也作書抵  
余曰吾居嗜好其終老於是乎幸為我作數語將刻於其  
側余置書歎曰造物之妙亦深矣微有影像形見於無情  
之物者乃不可揜如此然後知鳳凰麒麟慶雲甘露皆聖  
人心中物也君子閒居獨處可不謹乎乃為之贊曰

大鈞深眇世胡不見一有滋萌卓然著見吾儕處心盡謹無



倦毋或自恕其飭爾度誰謂不睹天其臨汝誰謂不聞響遏  
行雲吾言何益請觀此石

歐陽文忠公贊

王十朋

賢哉文忠直道大節知進知退既明且哲陸贄議論韓愈文  
章李杜歌詩公無不長當時大儒邦家之光

程正思畫像贊

朱子

嗚呼正思退然如不勝衣而自勝有以舉烏獲之任言若不  
出諸口而衛道有以摧駭行之鋒俛焉日有孳孳者吾方未  
見其止乃一朝而至此曷為而不假之壽以成其終嗚呼此  
猶未足以見其七分之貌來者亦姑以是而想像其遺風紹  
熙壬子重陽前一日書

文谿曾氏五君圖贊

并序

徐鹿卿

西昌曾肅溫夫嘉祐進士山谷宰邑以清高處士目之有  
子四人長長吉三舉與大觀三年特奏名闢室以居繪古  
逸士十人於壁而徜徉其間號十一居士次移忠熙寧中  
兩中第仕止彭澤令號屠龍君嘗著禾譜東坡所為作秧  
馬歌者次舜和元符二年進士仕止清川丞號青城山人  
次南夫第元和三年乙科仕至湖南常平使者號秀溪居  
士是為文溪曾氏五君子其曾孫待舉繪為圖求贊贊曰  
超然一翁四子儀之孝友之風見於鬚眉窮不失義達不離  
道問胡為然從吾所好落落難合皓皓易汙歲晚松檜獨不  
我疎父子一家槩獲千古勗哉雲仍祖乃厥祖

吳齋先生像贊

文天祥

歐陽吳齋望宗六一辛丑掇科親老謝職色難愉惋思報親



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蠻貊別駕建昌益樹名節轉官祕著不為苟諛說書崇政講貫唐虞都官刑曹讞獄詳備考文成均濟濟多士疏抗龍顏宜絕嗜好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年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即相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異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

自贊

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元

劉原父遺像贊

虞集

博學洽聞雅言通史經殘禮軼折衷補擬百煉懸鑒照物不

遺末世寡陋肅瞻遐思

劉貢父遺像贊

兄弟並興博雅冠代著書滿家精覈之最守道自如不局曲迂精神所存天祿石渠

孝女贊

有序

金谿縣因金谿場之名也唐時有銀鑛發其地作場以治之曰金谿場寶曆乙巳銀絕而治廢宋開寶初始置縣云治廢時土不產銀久矣有司不敢失其貢迫諸民而取之有葛祐者官強之莅治事銀既無所從出傾其家不足充數吏驅祐家取土石雜烹之卒無所得縛祐榜掠不勝其苦祐無子獨有二女且長不忍見其父皆自投冶中焚死監吏上其事撫州刺史奏除之里人哀二女又感其去患害



也神而祠之皇元至元中郡守張國紀用獻利者言起金銀冶於屬縣至今民病之獨金谿以二女事聞得不作大德庚子縣丞吳瑾作新祠於沙阜之地延祐戊午縣尹李有又新作之民間歲時祀之有詔祠在祀典者則縣長吏行事焉元統甲戌四月朔邑士危素請太史虞集贊之贊曰  
寶藏之興豈爲厲階叔世盡利民生罹乖熒熒二女哀其所天力不能救投身毒煙身盡義著苛政亦熄民以永寧無愧血食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釐析羣言以究斯文章甫元端書冊左右豈弟君子天錫眉壽

程楚公小像贊

并序

黃潛

故楚國文憲程公以宏才碩學被遇世祖歷事四朝爲時名臣延祐紀元之初潛舉進士至京師因拜公於安貞里第後三十有三年潛起自休致入直詞林則公捐館已久幸從公之孫世京獲睹公遺像撫時運之推遷慨前修之莫作贊以一辭非敢曰美盛德之形容聊志歲月云爾

褐衣角巾瀟灑出塵仰羨夫逍遙於丘壑緬想其際會於風雲覲一言之寤意罄崇論而敷陳灼灼乎龜著之可覆洋洋乎魚水之相親激揚奮勵以紀綱乎憲度鋪張潤色以黼黻乎人文雖不以進退百官爲職未始一日忘吐握之勤凡楚材之晉用皆藥籠之儲珍咸懷誠而秉忠共尊主而庇民奚必坐乎廟堂之上然後大展其經綸嗟儀形之已遠儼丰彩



之如新古稱達賢者有後是將在其來昆  
明

蕭斯和像贊

劉崧

冠服存一代之制容貌昭古人之風言厲而氣溫志卓而行  
通蔚中林之橋梓儼雲表之孤峰嶷然蘭陵之碩士熙然桃  
源之仙翁其神采之託繪事者既永存而不渝矣其世澤之  
傳諸後者猶將遠而益隆耶

虞文靖公像贊

宋 濂

朱明之墟離火降精也丹鳥離褫為駕綵輶也手握化樞人  
文昭明也補帝袞衣五色熒熒也上凌霄漢下矚九溟也無  
幽不啓無芳不榮也頓挫萬彙配合三靈也獨騎元氣棲神  
窈冥也之死弗沒隨物流形也凝為喬雲燦為德星也琬琰

所勒鬼祕神局也命世之材一代之英也

宜春夏都事遺像贊

其才孔良其氣則剛沈潛乎仁義之府孺嚶乎禮樂之場窮  
春秋而寓袞斧法菽粟以為辭章使之專城而居可以攀次  
公之黃使之入直鑾坡則可追文成之張胡為乎低徊下列  
莫展一長託使車以遐覽竟仙遊於五羊豈詘於人者難知  
而信於天者不亡後千百年剛風鬱滂當見騎麒麟而下大  
荒者耶

胡貞婦傳贊

并序

解縉

胡貞婦曾氏諱靜貞吉水蘭溪人曾一中女也一中之先  
人諱三聘事朱子為門人高第弟子後奉使死難於金家  
世榮盛貞婦自少專靜寡言恭順慈儉甫十七歸於環洲



胡氏原長忠簡公諸孫也時方亂離寓居里之平原事長撫下禮度不踰涉險疑危知機善豫國初來歸權輿家計至罄奩中物以給家衆未嘗恤也已而家益饒至累鉅萬未嘗恃其富每訓子息謂古人云貴欲使可賤今汝曹知富欲可貧則不患貧矣識者誦為名言原長每有所詰責未嘗辨激徐為申理下人懷服余少時從學其家塾親承撫念觀其德儀蓋古之淑德不是過也洪武壬戌原長坐鄉人連累當徙邊原長死後與子婦劉抱其孤弱孫旅邸中弱孫會病卒劉即自經死貞婦亦自縊為人所救甦慨然曰吾夫亡不死者尚憐此孤弱故忍死冀養長之今復死矣而劉不能以年少死義吾何用生為即嚼舌三日不食死時年四十二其子紹歸自邊始葬之於里之石屋山

之原未葬時水齧其山畔幾陷既葬乃日就平復水滌涸如帶豈非其貞烈使然歟贊曰

曾氏以一婦人相其夫起家累萬金無一毫驕溢此已足為難及臨大節慷慨就義有烈丈夫所難者嗚呼世之讀余傳者當何如生愧也

鄒侍講像贊

楊士奇

其稟之剛其行之良所存也公而恕所履也直而方學之博必宗於聖賢文之富必傳諸經義秋水淡雲泊乎素心寒巖古柏凜乎義氣孔子所云直道而行孟子所稱樂善不倦展君子兮邦之彥也

瑞龜贊

有序

錢習禮

宣德八年十月辛亥江西守臣以白龜來獻皇上命文武



羣臣觀之玉質瑩然皎若冰雪安閒自如不悚不驚衆情  
悅豫拜舞稱賀臣稽諸禮經有曰聖人出而升中於天則  
鳳凰降而龜龍假又曰王者體信達順而四靈至然龍鳳  
麒麟之至也但魚不淦而鳥獸不獮以不狘是與其類並  
育於天地間耳惟龜之至也乃能前知定天下之疑而使  
人皆得其情之正焉在四靈爲尤異故堯因之以作曆禹  
則之而陳範紹天明命昭宣人文以開萬世太平之治誠  
聖帝明王之上瑞也欽惟皇帝陛下履九五之位致中和  
之德每歲昭事上帝於南郊潔牲嘉玉小心寅畏遂致風  
雨節寒暑時山川鬼神罔有不寧環海內外民無疵癘昆  
蟲草木咸得其宜是天地以位萬物以育白龜之至寔與  
堯禹之治同一盛也臣某濫職詞垣恭逢聖瑞謹撰贊詞

一通以進詞曰

聖人出天地寧品物亨禎祥興至和六合咸薰蒸麒麟騶虞  
來相仍白龜毓秀瑤光精玉質瑩然凌室冰巧匠琢出荆山  
瑛雪霜回光避晶熒由來前知紹天明出爲瑞應超四靈明  
時獻大廷不悚亦不驚內息延修齡端爲聖壽徵皇圖齊天  
寰宇清萬姓鼓舞歌太平

東里先生像贊

王直

肅肅揚公盛德在躬祗事三聖不易其忠文爲國華鋪張揚  
厲克闡大猷以輔於治朝夕左右是曰蓋臣雍容廟堂正笏  
垂紳其行有常其言有則衆人是瞻學者是式豈弟君子邦  
家之光天子萬年永篤其慶

周濂溪先生像贊

舒芬



斯人先覺易道中興義孔有繼程朱有承書盡其言圖盡其意潔淨精微發混元祕

羅整菴畫像贊

羅洪先

儒者矩矱以理為宗孰是訓式言能行從公嘗自言四十始覺彼此一心聖賢可學既辨畛域益謹行藏小物克勤舊章不忘文必布栗儀則圭璋位進身退志謙譽光司馬洛陽當宁眷顧衛武淇澳先民寐寤名辭黨碑知先誌墓有寵無驚不疑何懼昔拜公堂聽厲即溫今睹公貌意遠思存豈曰困知欲明正的褒古貶今毫分縷析公貌在目公言在書肅穆公神對越儼如身有準繩皆可不朽小子且興矧嗣公後

冰霜雙凜卷贊

有引

董裕

雙節華扁乃邑大夫沈公為潘母李鄒兩孺人題也二母

同貞同壽踐履無瑕不惟撫孤成立猶見文孫濟美明經振藻鬻序稱奇皆為貞守之所致者其節操實蹟宗袞比部郎蓉山翁已傳其槩矣復令孫希武請之特綴蕪辭以昭不朽用警將來之範云贊曰

賢哉二母潔守冰清共姜完節丈夫鮮并撫孤既立督孫又成冰霜雙凜褒異其庭並躋上壽純嘏遐齡早歲茹檠晚景惟榮天相良淑世德奇稱予今作贊永保貞名百千萬禩視此清徵

國朝

甲申忠臣贊二首

劉日杲

李公巖巖萬邦為憲舍命不渝求仁何怨南遷倡義孰謂之迂宛其死矣御史大夫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公邦華



落落黃門鍾靈灝氣龍失其居舍生如寄維予小子辱在同鄉願學我公邦家之光

戶科給事中吳公甘來

蓮社諸賢贊

陳謙

樓煩擅博綜皈志恒山裏一聞般若經幡然棄經史至今白蓮池以比功德水公遠羅浮虛結宇禪思託碧巘異香谷內聞猛虎堦前善飄飄半衲來蕭散萬古鮮公永遺民真孤高雅志薄組綬唯嗜禪中機念佛不絕口精英現玉毫厥感在孝友思劉仲隱德著柴桑九族得因倚學兼梵與華譽望亦蔚起幾度却蒲輪君子之所履張莘民至性自天成八歲能哀毀十二經緯明芳聲振遐邇逍遙天地間榮華直糠粃周道祖素性嗜典墳荷鋤理書卷實悟在無生寧復戀軒冕容膝為安居研窮惟釋典張秀頌室內理絲桐壁上圖山水巖谷足栖遲稼穡

亦至理三昧得真詮知已達生死宗少文弱冠味道風方外愜情素進則入延賢退自安韋布風流尚宛然西歸豈云暮雷仲倫

頌

晉

聘士徐君墓頌

有序

孫綽

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之靈惟君風軌英邃音徽遠播殮仰芳流宗揖在昔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者懦夫有立志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哉余以不才忝宰茲邑遐宗有道思揖遠風乃與友人殷浩等束帶靈墳奉瞻祠宇雖玉質幽潛而目想令儀雅音永寂而心存高範徘徊墟壠仰眄松林哀有形之短化悼令德之長泯



西江志 卷二 二  
憮然有感悽然增傷夫諷謠生於情託雅頌興乎所欽匪  
於詠述孰寄斯懷頌曰

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真獨暢心夷體冲高蹈域表淑問顯  
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吝豈若先生保茲  
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磊落松竹蕭森薈叢蔚蔚虛  
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丘側  
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託心

唐

平原公遺德頌

李華

維上帝降靈為賢弼我大邦鈞明說望協期陳謨伏鉞出師  
丕赫厥勛大君以距嶺緣湖八州之域天下震擾此邦全寧  
內輔宗師外飫軍旅咽順荆越鍾以眷右乃命平原賓護東

宮而尊大之師長邦憲肅清華夷朱旂暢轂平原戾止秋霜  
伊何視我直方春雨伊何弘我愷悌公張氏諱鎬字從周河  
內儒家時賢薦讓詔書徵起三年之間位登將相吉甫方叔  
平原兼之間歲臨海奸頑覆浙左陷上饒濞皖寇徒戕害長  
吏潛逼鍾陵宜春盜帥家兵徧山吏不敢問人愁苦之公默  
麾偏師勿駭吾人無聲無色羣兇梟夷下遂其順上遂其仁  
咸曰不有平原遑恤吾身平原之政以類而舉是邦胡冤公  
薨於鎮八州文武吏人老幼途哭家祭不能舉首夫山傾川  
竭未為成災大臣盛德捨榮即哀災之大者刻頌之義發乎  
心播乎聲施事為教感哀為德公故吏侍御史博陵崔賁文  
明殿中侍御史昌黎韓洄幼深監察御史趙郡李惟岳謨道  
大理寺丞王士華子秀刑部尚書員外郎袁州刺史張澹惟



清袁州別駕吳郡陸調牧臣及耆壽袁維清彭正運施希廷  
李開雲百姓彭伋潘玉等一十二人咨余為頌撫石而泣故  
其詞也哀皇矣明皇求公於野官在諫省將鋤悖兇謂公有  
勛庸授公肅宗納為輔翼專征獯戎或蹇或通易簡昭融帝  
命平原八州提封深湖大江宣布睿德淳此下國蕩除妖賊  
安其父子爰及家室時萬時億山川出雲生此元臣獻歲發  
春三靈化醇今則逝矣南方愁辛嗚呼平原如其仁如其仁

衛尉卿洪州都督張公遺愛碑頌

并序

崔祐甫

今天子終諒闇易月之期不言既言之日詢於師保輔弼  
之臣曰將以國之明燭震下士俾兆人康乂有道哉四臣  
曰莫如擇賢而司牧之雖欲不理不可得也上曰用賢何  
先曰莫先於幽遠蠻貊之邦為急也即日命王人以制書

就拜衛尉卿兼洪州都督張公為御史中丞廣州刺史嶺  
南節度經畧觀察等使踰月而遽廟於洪洪之耆老嫠嫠  
商販漁釣百類千品周聲奪魄於野於廛咸曰寧取我裳  
而裂之寧取我廩而焚之父也天只胡為奪我之君中丞  
受命而南舟不及汎馬不及秣國人懷慕之罔極曰清塵  
遠矣君不顧矣鬱陶之思何用哉盍用於揚名頌德乎故  
吏兵曹參軍張擢法曹參軍豫章縣令鄭鋒建昌縣令盧  
惟瑾新吳縣令鄔貴州人東治府果毅劉容耆壽喻乾相  
等討論之衆僉謂允于心曰自昔為政者知清之可以長  
人也而清者稀豈不欲清欲牽之也欲之所行不廉不儉  
為之舟輿也清之不立肆奢崇貨為之鑽鑿也於是撤其  
帷帳薦蓐之具便於身悅於目者二百餘物歸之有司減



其俸錢稍食月幾十萬貫於軍府此皆前政之所督責而封已者我則推而遠之於是公儀之義申平仲之規見矣二之日謀於衆曰昔曹參去齊以獄市爲寄以爲擾於獄者輕重人之命煩於市者耗數人之生苟鞭笞桁楊之無度侵牟肆奪之不改是國家以章綬印璽毒蒼生也豈致理哉於是平百貨之貴賤議刑罰之等差使其貪不下殘忿不私逞韓子求環而不可使人袒背而無傷夫然噬嗑之象成行葦之恩溥矣三之日謀於野曰不稼不穡民天安仰載馳驅王命所急吾觀是邦農野未闢傳置未修豈不以使役無期供億失序倘野有餓殍賓不如歸亦諸侯之恥也於是減承城吏卒幾三千歸之隴畝而擊柝之守無闕焉賦豪帶財數百萬調於館餼而含糗之徒不知

也其卒也不公之吏留以爲廝其財也不法之臣受以潤屋我皆用之於愛人活國也於是阜藩之望崇多大之儀備矣從政三月州人愛之如父母承之如松柏夫婦耕織之暇無他懼惟懼公速遷其餘煦嫗孕育發於中而形於言損其身而益於物可以激頽俗慰窮氓者豈勝道哉祐甫山東鄙人不好妄飾凡所聞見務存實錄故採拾而書之公名休字祥幽州范陽縣人晉司空茂先遠裔也起家石亭別將爲縣令軍司馬州長史各一入爲天子友儲君臣雖假以寵名而跡實戎索受命爲范陽節度安祿山判官祿山以大權大寵外示忠而內謀逆太上皇推赤心而勿疑敢有間之者死蹈虎尾犯龍鱗公密言其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當是時也視鼎鑊如歸焉神之聽之是與正直



周旋鋒鏑之下出入寇讐之間而能終保元吉漸於貴仕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張公乎又牧濠舒潤三州而  
及此昔張黃門庭珪牧此州甚得人譽張丞相九齡次之  
迨府君又有裕焉故邦人有三張之目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非魯僖公仲山甫不之獲今茲頌曰  
昔爲豫章故有循良黃門之善於今不忘爰及丞相亦有烈  
光我君戾止是爲三張立廉寶儉無怨無傷郵亭之下賓旅  
其康四封之內望歲千箱自春徂夏今人相慶慶未畢今聞  
後命朱幡玉節今向番禺彼願適兮我望孤君乎君乎若歲  
大旱其誰見濡

新廣城門頌

并序

符載

貞元十四年我常侍鍾陵之政成繇賦均調法令修理男

女小大祇承教化土地千里蚩蚩浩浩莫不剡心化爲端  
良然後覃恩閒暇將有改築自我官府至於門臺是用乘  
時洗故作新先是城有贅墉橫亘東西盤護便地甚曰無  
壯瞻彼閭閻亦特其門崇未及雉廣不容軌公勵屈夷垣  
修塗理巖巖四扉每五夜將旦候吏雲委鼓鳴逢逢輶然  
行不駢蹄徘徊流覽勝氣洋溢改作之致騰凌前人真卓  
然之思也君子謂公氣冥元極智遊象鬱以盛德統乎大  
位苟視民之弊吾見其壅闕不和之氣決防潰澤之不若  
也豈復有煩冤淫濫之志漸於風俗哉循跡改觀正在於  
是公嘗濡翰有所紀敘實恐撫謙休聲不揚小子愚陋贊  
述銘頌請刻於貞石使新門之績也皇皇然頌曰



鍾陵古城隘不工麗譙隙穴廢崇墉石貂作鎮寢前蹤中央  
砥平豁蒙籠嚴城朝旦日曛曛高大四門車馬通此邦此績  
垂無窮敢紹華藻揚清風

宋

筠州聰禪師得法頌

并序

蘇轍

禪師聰公昔以講誦爲業晚游淨慈本師之室誦南嶽思  
大本和尚口吞三世諸佛語迷悶不能入一日爲本燒香  
本曰吾疇昔爲汝作夢甚異汝不悟即死不可不勉師茫  
然不知所謂旣而禮僧伽像醒然有覺知三世可吞無疑  
也趨往告本本曰向吾夢汝吞一世界一剃刀汝今日始  
從迷悟是始出家真吾子也乃擊鼓升座爲衆說此事聰  
作禮涕泣而罷聰住高安聖壽禪院予嘗從之問道聰曰

吾師本公未嘗以道告人皆聽其自悟今吾亦無以告子  
子從不告門久而入道乃爲頌曰

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嚴辭去得之瓦  
礫臨濟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有不至此是非  
出家夢吞剃刀髮落如花遊行四方物莫物遮終亦不告獨  
障其邪弟子度者如恒河沙

等軒頌

南豐張君家有等軒問我何者是平等法我告張君物之不  
齊何所不有長短大小淨穢好醜雜然前陳參差不等亂我  
身心耳目鼻口欲求平等了不可得忽然覺知身心本空萬  
物亦空諸差別相皆是虛妄無有失性孰爲不等等爲一空  
尚無平等何處復有不平等者徧觀萬物無等不等是爲真



實平等法也

聖壽無疆頌

并序

周頤

臣聞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今皇天以是全美眷於我有宋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孝經武緯文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太上皇帝道運無積功成不居蕩蕩巍巍與天同造耆齡延長振古未有皇帝即位之二十四年申命有司討論典禮十二月二日加奉上尊號冊寶越明年元日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肆推慶澤用大賚於家邦嗚呼盛矣哉臣幸際亨嘉身同鼓舞宜有歸報之辭殫厥形容之美勒諸名嶽震耀無窮謹拜手稽首而作是頌頌曰

聖皇丕承駿命誕膺紹開中興六龍御天握符總權三十六

年尺土一民涵和養醇如海如春神器宅中付以至公退養淵冲揖遜寥寥惟我熙朝視古陶姚功隆德兼帝心日嚴養以色占龍樓燕閣問安既還喜見天顏顯號重都玉鏤金塗三騰嵩呼王春履端慶典隆寬聳爾聽觀晨光初霞清蹕翠華肅無敢譁簫韶九成合奏在庭千官列星皇帝奉觴以介鴻龐來崇來降雨露恩深曠儀自今萬年謳吟小臣何知敢無祝辭百拜申之願聖人壽八千歲周爲春爲秋願聖人壽垂佑至尊廓清乾坤願聖人壽至尊躬迎玩意神京南斗之旁五老昂昂祥煙壽光作頌維何蒼崖可磨書刊嵯峨聖壽日躋茲峰與齊億萬年兮淳熙十四年秋八月刻石五老峯前奉儀郎權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臣王漑朝請郎權發遣南康軍兼管內勸農事賜緋臣葉箕同立



元

賜帛頌有序

危素

皇帝御天下有八年凡三賜老人帛於是撫州民張天祐與被寵命初賜及再賜三賜時天祐年八十有餘最後之賜則九十有二天祐少好道術善保嗇其精神大隱市廛無求於世藏書甚富以勗其子孫其所以至於上壽者蓋異於常人矣國家自祖宗以來子惠元元然於尊禮高年尤為備至此先王之所以治其天下其民易化其俗易成者也於是史臣素作頌以歸美於上其詞曰

皇有萬國莫不尊親紹天明命撫之以仁民吾同胞海涵天覆仁政之行敬老慈幼筐篚肆頒皇有恩言惠澤斯沛孝理實敦維撫為郡江湖之表山谷僻深民多壽考微臣天祐生

於宋時東帛所蒙明詔飈馳養老乞言三王之世臨雍拜老亟稱漢帝乃如斯人道術孔多藏書滿家守一處和安車聘賢尚法古昔宜秉直心上裨聖德化行俗美維皇之明昭垂罔極史作頌聲

明

興國陳令尹德政頌有序

劉崧

癸卯夏四月南平劉某遭兵亂奔逐蕩析聞鄰邑興國有賢令尹也自其鄉匍匐百四十餘里往觀政焉入其境田野治而民自謂未嘗見吏也入其關商旅嬉而民又謂未嘗見盜也老者盱盱幼者于于居者以愉行者以舒旣而游於學聞絃誦之聲適於市聞輿人之歌乃踴躍感歎自傷僻遠不得為其民以少漑一日之惠則又欣欣然竊為



與國民獨得賢令尹喜且賀之於是稍撫輿人之歌畧比其音節而爲之頌焉頌曰

萊田之昀昀兮我則治之孰貸我牛與種兮陳侯是資居室之翹翹兮我則修之孰畀我椽與甍兮陳侯是周野有猛獸噬人血顱孰與逐之有乞其徒羣狐睢盱或窺我室孰與拒之有截其屹我有瘡痍侯摩撫之我有苦饑侯來哺之訓我子弟養我父母以燕則佚以善則不侮爾工爾賈爾田爾舍聞聲趨風咸至庭下庭絕吏符曾不逮呼役有定程賦無宿逋侯馬來止在泮之汴鼓絃詠詩樂爾君子侯車出游在彼中洲擊節揚旂安歌以休牢有羊豕池有鯉鯉伊民之生維陳侯之惠矣顛有十邑維陳侯是茂民曰噫嘻昔未曾有朝有袞黼廟有鼎彝毋詔公歸伊民之師激江汙汙方嶺奕奕

我輯輿歌永播無斁

嘉禾頌

有序

解縉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朔庚戌北平永清衛之龍門禾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幹合爲一仍三穗者二二穗合爲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今上皇帝遣使來進羣上表賀太祖高皇帝親御墨爲詩一章以賜今上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師撫民致治之畧中言天賜豐登之屢史書垂示之嚴明堂裡薦之重末示謙沖戒謹之意爲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之惠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蓋不以嘉禾爲可矜而以爲可懼而思以自勉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以垂訓於千萬年今上皇帝服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諷誦追維不能自已乃永樂



三年九月朔旦用摹勒於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諸王及近臣於是臣縉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臣縉仰惟日月之光華昭著於天地其溢而上者爲慶雲爲景星爲霞五色其下者爲璿珠爲美玉爲丹砂使人欣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光也古先聖帝明王有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流風遺韻之傳若詩書所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欣慕與景星慶雲諸福之物同一快覩而況身被其澤目覩其盛鼓舞涵濡其有不發而爲華封之祝康衢之謠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乎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已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洪武乙亥秋穀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兩騰異本同類同敷榮蕊珠金粟隔露凝親藩錫貢來神京玉匣上有

黃雲蒸袞衣當日御彤庭百辟忭嘉陳休徵四野歡呼傳頌聲帝曰俞哉稽之經旅命歸禾凜不矜作詩致戒大丁寧昌言受命畏天明降福穰穰恐弗勝庸錫親藩鍾聖情亦知元德由茲弘十年事驗天威靈聖孝通天推至誠永樂重華信有禎賜詩曰閱心屏營手澤猶存訓服膺每御翰墨懷牆羹想當睿思玉几憑智周八極通杳冥重念稼穡憂農耕暑寒怨咨憐獨煢祇願年登百穀成羣臣環列忭且驚百神降鑒來軒盈雲霞灼爍飛陶泓鴻章聖藻驅風霆造化萬彙皆流形工巧人爲何足稱奎章爛爛不可名但見東壁餘光精刻以端溪紫玉英摹本裝以龍鸞綾頒錫羣臣荷寵榮天球大訓河圖并人文至寶莫八紘夜夜虹光燭太清聖子神孫萬億齡萬世黎民歌太平



鄉飲酒頌

并序

陳謨

邑之三老人以書抵余曰大尹郝侯旣修文廟又即學宮與士大夫高年行鄉飲酒禮吾三人位列衆賓思有以詠歌德化自附於康衢擊壤之謠徒填胷臆莫克宣也先生今奚斯幸賜頌焉余逃虛空谷洒然忻喜乃作頌曰  
思樂泮水其宮有燿顯允郝侯允恭允烈冬日載陽年登旣穰惠我黃耆偕之樂康維此官刑自彼虞夏漢增唐密靡隙靡罅大明造邦刑定廣施隆之灼之與時宜之凡我編氓毋或罹咎讀法斯警飲酒斯譽顯允郝侯惠我以安載升載歌雅頌不愆侯政有成侯德孔碩敢規頌曾用贊無數

撫東平寇頌

有序

劉穎

皇帝四年春撫州大侵民囂食羣盜竊發標掠東土有司

失刑政焉馴用猖獗明年連征弗庭又明年皇帝選用神明得駕部陳侯使守是邦綏和厥人侯乃悉心招懷頑不即化用白於藩憲大臣請兵天朝今春王師東下得其渠帥脅從釋弗治乃作新邑寧東方人於戲可謂盛德大業者矣是宜頌歌勒諸金石以垂無疆

噫嘻東人孰匪齊民狂昏狡嚚負鄙爲艱哀兇鞠頑嘯聚瀾山縱橫披猖撞搪搶攘隳決天綱太守神明仁武兼并不殺爲刑彼昏罔悛卒頽於天太守赫然我師其東王命是恭攘除奸兇根薶株鋤舉族爲俘膏流骨枯太守嗟驚潢池弄兵赤子寔寔乃詔元戎釋是脅從逮捕勿窮餘孽蚩蚩哀號路隅祈悔厥初天地好生并包含弘善人是矜有俶其墉長林之東新邑攸崇乃賴陳君詳法昭文用與維新流亡來歸挈



妻撫兒感忤歔歔孰我生全陳父其天陳父萬年上帝孔昭  
降嘏垂休萬福來求五峰峨峨疊翠層螺有石可磨我作此  
詩深刻大書上與天齊盛德煌煌聲聞洋洋匹休有唐

全懿堂頌

并序

裴衍

節婦陳母都夫人陳禮部揀塘先生之母也割股和藥以  
事二親服節守義以終夫志撫十月之孤登進士為碩輔  
以昌陳後詔旌史書賢傳炳然一時既終之日人皆望門  
肅敬知道君子題其堂曰全懿竊惟懿美德也詩曰民之  
秉彜好是懿德是懿德者乃衆人之所固有有之而克舉  
之則節義慈孝隨感而見居常為關雎樛木之風若或變  
焉為陳母所優為矣是堂也以風世道以垂無極內則云  
乎哉衍辱知於揀塘因熟母之賢也三復詠歎而為之頌

有美斯廬賢母之居母也天只惟德之基實獲厥所廣居正  
路母也安焉出必由戶休有烈光長發其祥爰及令子肯構  
肯堂

瑞麪頌

并序

羅大紘

維萬曆四十三年江西連歲大饑吉州尤甚賴撫軍王公  
焦勞賑救方伯李公部巡吳公同心竭力守令仰承德意  
悉以閭閻疾苦狀報聞撫臣言於上本年二米從折色便  
報可又留稅銀二萬散各郡備賑民始有更生之望而吉  
水溫侯撫字逾勤亡何三月上旬東華峰下忽產神麪有  
樵者童子遇一父老指授此可充飢童子如教負一斗歸  
其家食之皆飽遂流聞各方荷箕鋤往者日漸至萬餘人  
日所發夜輒滿厥麪細滑潔白不雜沙石以水和之甘芳



與米麥麵無異生熟食皆無恙不能多食稍能具宿春與  
大無行者一夜化爲土或負太重輒棄去窮民甚無告者  
所得更粹而甘或爲餅或爲糕賴以不饑逸臣羅大紘家  
當孔道睹聞甚夥且真懼忤踊躍爲窮民慶幸爰作瑞麴  
頌一以昭上帝之大德與山川之靈貺一以表主上南顧  
至仁與在事拊循精意一以彰吾吉民風朴愿爲天人所  
哀憐故事出非望世所希覲云頌曰

昔聞天降嘉禾民獻瑞麥當時君臣動色相稱史臣特書垂  
教來世然皆盛世休祥惟以新一時耳目聽覲非利物濟人  
之實惠也惟茲靈山實產異麴精非人巧粹本天成凝若膏  
脂皎如霜雪黍稷同馨不費耕耘之力調和可食毋煩杵臼  
之功雜腥暈則嚼如蠟配藜藿則甘如飴少食之飢而能飽

過食之飽而不化蓋惟以濟四民之無告即日索萬斛其何  
傷邇者麴麥有秋禾稼已播穀雖貴而價不騰踊年本凶而  
人免阽危於惠爲不費之惠於祥爲非常之祥倘雨玉雨珠  
旣無救於白骨即降甘降醴亦何補於青苗孰若瑤丹瓊粉  
藏於不涸之倉霧散雲蒸發於無禁之府老稚兼濟即起死  
可以回生仁義並行唯周急而不繼富歡騰穹宇和洽清寧  
斯蓋帝運隆昌與上蒼合其德故乾道變化亦與聖人同其  
憂豈惟度歲兆豐康生民於仁壽抑且流慶顯瑞臻曆數之  
靈長固宜上下同心增修厥德發弘願體至仁蠲不急去泰  
甚進賢簡能汰冗黜浮理陰陽順四時於以仰荅天貺而凝  
承無疆休止斯天人交應之道不可誣也

府學新廟頌

吳福



江漢之東匯為彭澤五老巖巖南邦是宅篤生陶劉邦之先  
碩邈矣不作孰究孰闢其於穆田侯三歲于茲鼓篋問故廟  
學誰為南望車籃夾以瀾蠡鼉河縈之面彼是宜其廼社告  
遷出其奇羸購徒命日爰始經營辨方正位以修以平劃之  
丁丁揀之阢阢其廼易廟廡廟廡煌煌廼正廟門廟門將將  
天作之泮湖水洋洋石門為闕聖洲為璋其自冬徂春撤故  
就新康侯大喜言采其芹鼓鐘在縣籩豆且陳公來釋奠告  
成於神其神既歆止肅公而入揖讓登堂英賢畢集於樂胥  
兮筵御有緝升歌嚶嚶泮宮之什其公曰休哉格爾庶士熙  
事備成自今以始始於存心非禮勿履古之學者學為君子  
其庶士感歎若失而獲咸與維新公無我戮山高水長康侯  
之德勒詩貞珉傳示無極其八

傳

晉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  
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  
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  
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  
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  
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  
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  
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宋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子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嘗患不得極

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



復何道哉熙寧五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董隱子傳

黃庭堅

董隱子隱於乞人從人乞於南康市中與酒無不飲未嘗見其醉連敗紙蔽後前衣穿結不周腹背風雪人挾纊戰栗其面有孺子色視衆人之所嚴如涕唾人以世俗所重利要之不滿一笑也或祈嚮願聞其方則曰無能乞爾無它言皆玩人然狂而不悖高安劉格道純晚得之與爲禮甚愿爲置酒解衣衣之與言或時語不狂自道宿人年三十六矣熟視二十許人也道純得瘡瘡如蓓蕾潰肌膚岑岑痛晝夜生數十隱子爲和劑五日良已異日陰與方士約買藥煮丹砂期未至語不聞侍旁隱子又來飲起握道純手曰冶金鑄銀奔馬即死禍乞一榼酒行歌而往曰歸飲吾同舍明日遣人問安

留榼舍旁乞人去矣數日客見之於潯陽猶寄聲別道純不了其來之始其去以庚申正月十三日

義駒傳

岳珂

吾鄉有義駒事甚奇余嘗爲作傳曰義駒者九江戍校王成之鎧騎也成家世隸尺籍開禧間寇大入淮甸成以卒從戎四方出屢戰有功稍遷將候騎方淮民習安倉卒間寇至而逃畜孽滿野或徇地至花靨見病駒焉疥而瘠骨如堵牆行逐水草步且僵烏鳶啄其上流血赭髀莫適爲主繫而得之會罷兵歸飼以豐秣幾半年膚革僅完毛彫復生日寘之槽櫪慙慙然與羣馬不相顧時一出繫廡下顧景嘶鳴若自慶其有所遇成亦未始異之牙治在城陬每旦與同列之隸帳下者率夜漏未盡二刻騎而往屏息庭槐下執撾候晨雁驚



行立俟頤指盡午退以爲常馬或蹶繭不任相通融爲假借  
一日有告馬病從成請驗往始命鞍蹠鳴人立左右驤拒不  
可制易十數健卒莫能孰何乃以歸之成成曰安有是呼常  
馭羸卒持鞚來則帖耳馴服如平時振迅通衢磬控緩亟無  
少忤者自是惟成乘則受之他人則復弗受雖日浴於河羣  
馬皆揚而騎相望後先驗之馭者終莫敢竊睨其膺鬣稍前  
即噬齧之軍中咸指爲駑悍擯弗齒嘉定庚午峒寇李元礪  
盜弄潢池兵庚符下統府調兵三千人以往成與行崎嶇山  
澤夷若方軌至吉之月餘寇來犯龍泉柵成出搏鬪四五合  
幾敗之矣或以鉤出其腋及韃而墜死焉官軍亟鳴鉦驗屹  
立不去躑躅徘徊悲鳴屍側賊將顧曰良馬也取之元礪有  
弟悍狠恃勢每出掠率疆取十二三適見之色動曰我欲之

將不敢逆遂試之蹴踘進退折旋良愜即不勝喜貯以上廐  
煮豆粟濯泉翦鬣用金玉爲鎧華韉沃續極其鮮明羣渠皆  
醺酒來賀輜重卒有爲賊掠取者知之曰驗他日未嘗若是  
彼畜也而亦畏賊耶竊怪之於是日游其驗於峒嶺間上下  
峻坂無不如意恨得之晚思一快意馳騁而地多阻且不可  
得後浹旬復犯永新柵官軍聞有寇至披鹿角出迎擊鼓聲  
始殷果乘驗以來驗識我軍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  
不止則怒以鐵槊擊之胯盡傷驗不復顧冒陣以入軍士識  
之者曰此王校之驗也是異服者必其酋相與逐之執以下  
訊而得其實則縛以徇於軍曰得元礪之弟矣譟而進賊軍  
大駭軍士踴躍爭奮遂敗之急羽露書以出奇獲醜聞檻送  
江右道朝廷方患其跳梁曰倭吉語聞而嘉之第賞有差衆



西江志 卷二百  
恥其功之出於馬也沒驗之事驗之義遂不聞於時居二日  
驗歸病傷不秣而死裨官氏曰孔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  
也今視驗之事信然夫不苟受以爲正報施以爲仁與以用  
其權而決以致其功又卒不失其義以死非德其孰能稱之  
也彼仰秣而戀豈歷跨下而不知恥因人而成事者雖有奔  
塵絕景之技才不勝德媿之駑駘何足算乎余意君子之將  
有取也而居是鄉詳其事故私掇取著於篇

明

御製周顛仙人傳

明太祖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歲因患  
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  
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

南昌有時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儔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  
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  
告太平此異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  
顛者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  
殺無寧日其稱僞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其顛  
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  
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旁朕謂左  
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  
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爲何對曰告太平  
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  
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胷襟中似乎討物以手置口中問  
其故乃曰蟲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等異言大槩知



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娘歹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臙脂胚粉動得婆娘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只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明日又來仍以蟲多爲說於是製新衣易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裙腰間藏三寸許菖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曰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煨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周遭以火煨之煙消火滅之後揭缸視之儼然如故又未幾時以五尺圍蘆薪兩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煨煉之薪盡火消之後揭缸視之其煙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

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逐步趨無艱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殽羞同享於翠微亭膳後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三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是爭取酒殽以供之大飽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共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旁側道右邊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你打破箇桶做箇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之爭邀供養一日逢後生者俄出異詞噫教你充軍便充軍又聞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箇省未幾朕將西



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故作顛態仰面視房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擎之急趨朕之馬前搖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薄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曾謂相伴者曰其顛者無正語防閑之倘有謬詞來報至馬當江中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伴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

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猝至謂朕欲食朕與之食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且未敢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師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之以顛者狀云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爲民者用心種田語後於我宅內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荆楚乙巳入兩浙戊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



顯者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大明天子有說聞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誑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於兩間善聽善見恐貽民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與見但以詩二首寄之去後二年使人詢之果曾再見否其赤脚者云不復再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二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盆子盛著背上磨著金醖子內喫一醖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兩番乃聞有菖蒲

香醖底有丹砂沈墜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巖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請往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某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是也方今主所詢者此人也即今人主作熱爾當送藥與服之天眼更云我與顛已和人主詩某問曰詩將視看對曰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之於懸崖處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錄之初見其詩麤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及遣人詣匡廬召致之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是詩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鐫巧但說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石潭漁者傳

劉崧

石潭漁者不知何許人嘗放浪山水間因自號石潭漁者人







戚敦叙友睦勤好詩禮每旦各督僮奴出耕歸則相與讀書  
鳴琴吹弄簫箏以歡聚於一堂之上無間言焉會有旨起均  
糧城甓自成以田稅業等任總甲事造運舟命舛往泣之或  
有察其黨與並為奸利者朝廷遣官出讞舛引服在行既而  
慮自成弗安即以書慰其家謂叔父年老宜留已當自行也  
自成聞而不悅得舛書輒破裂之不復視曰吾兄早亡僅一  
子又未有嗣忍擠以往乎乃奮然出告姪某實誣冒自成名  
在法自成實當往二人庭爭不已至相持抱大哭官府不能  
決卒按籍坐自成而出舛舛哭於門外不去自成遙勞之曰  
汝亟歸視家事萬無以老身為慮也聞者傷之後府以自成  
送臺獄議役終其身以貸死且往屯淮滁間舛與諸弟泣而  
聚謀曰吾叔父其遂不返乎今官府事方殷盍分力以共濟

衆曰諾時輦最少乃命輦率子姪以就學而命駿督耕稼命  
舛造縣服役事而已與舛將更迭往省於滁州會檄下有罪  
者許輸粟河州以自贖舛即日收其家貲貨得若干先遣舛  
齎往京師以聽命久之不報舛憂憤不自勝乃更傾貲產至  
斥婦女妝奩得錢鈔若干以繼益之將行其長子女遽嬰疾  
暴卒舛不暇顧而去先自成在滁陽聞舛來亟命為書緩之  
舛不為止比至京則前贖律且格不行舛過滁陽與其弟舛  
先後在侍凡三十餘日而返家故有隙地當中堂之北兄弟  
旦夕嘗游息焉或言某所有紫荆樹可移植者及得之則同  
根而幹者凡五衆異之以為紫荆兄弟數也而其數若有合  
焉久之芽葉分敷其間一幹乃獨異而非是衆曰宜去之且  
祝曰符吾兄弟也宜更生未幾有茁而上挺者視之果荆樹



也衆則大喜遂酌酒酹之設具燕焉翬爲之賦五荆詠以示諸弟賓客合而和之者若干人余時親見之故不敢泯其事而爲之傳且將使居滁陽者聞而喜慰焉贊曰田真之事遠矣昔陸士衡賦豫章行謂三荆歡同株而孝友傳又謂古有兄弟忿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接葉連陰而止其即田真歟抑古者固自有其事歟然未聞有五荆者今蕭氏兄弟罹患難蹈顛沛極矣而所以和其家同其心者不變而益堅則荆之發祥也宜哉夫始而視之以見類之異者猶可以同其榮況同氣乎終而視之以其類之真者乃所以應其氣之同固自有不可得而缺者歟抑五陽數也人稟於五行而道五常奇之爲一偶之爲二三之爲三五之爲五至五爲變不勝窮焉意者草木固有得夫氣之先者歟昔孔子誦棠棣之詩而

以父母其順贊之嗟乎蕭氏兄弟尚益培其本保其榮固其翕而思所以順其父母乎

南樵道者傳

周是修

廣陵之西泰和之北禾川之流出焉至灘江迤東蕩然平緬爲螺溪鉅野沃饒而常稔者百萬餘頃富民匝其原以處者棋布星列溪之南羣峰聳拔巖壑深秀有徑通邑行六七里望之雲木參天風湍殷地廬舍田園映帶依約宛然盤中之勝者著姓胡氏之居也胡氏出宋忠簡公銓之族衣冠文物代不乏人若允中號南樵者是族之尤彥者也幼聰敏魁岸不凡比長重義好文有聲江右性情雅愛所居之南峰巒叢翠嘗以綜理之暇葛巾羽扇攜小童操斧斤入於松篁陰翳泉石幽夔境與意會之處爲樵采以自適曰人生斯世趣向



不同觀其紛紛攘攘於交衢闕市蠅營鳥聚所爭者貨利多  
得以爲快迷而不知誤往而不知返是豈知吾樵之有真樂  
哉吾樵於朝也日出霏開孤雲徘徊臨清流以濯足坐茂樹  
而舒懷長嘯一聲天風徐來飄飄乎雖物外之仙樂不是過  
夫豈若買臣之偃偻捃拾而徒以薪爲哉吾樵於暮也夕陽  
在山烟景冥冥禽鳥交響麋鹿並行方捫蘿而出谷亦披榛  
而經垌顧視束擔曾不足熟一豆羹郊扉伊邇稚子歡迎又  
豈若買臣之憂勞蹭蹬而遭愚婦之輕哉至吾樵而歸也則  
西樓月上左琴右書几席陳列憑軒俯倪萬物浮萍於是命  
酒高酌悠然而陶情未知天地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彼  
金谷鄙塢誠何足以久恃與夫十朱輪六相印又安能必其  
終榮是皆非吾之所樂吾之所樂其唯寓於樵乎乃爲之歌

曰吾樵於何兮於彼南峰吾樂於何兮於樵之中人孰不樵  
兮往來翩翩以樵爲樂兮吾則獨然人不吾知兮吾不以告  
優哉游哉從吾所好好事者有和之者曰南峰之樵兮君子  
娛之峯陰之堂兮君子居之樂其樂而不饜兮於峰之間孰  
若發其所蘊兮覲於龍顏彼閭闔而呈琅玕兮以敷以奏以  
兼善於天下兮光前振後南樵聞而笑之復和之曰吾知吾  
樵兮不知利達之爲心吾知吾南峯兮不知巖廊之高深如  
子之言兮吾寧不喜行止由天兮曷曰由已君子居易兮不  
忮不求進則廟堂兮退則林丘無往而不自得兮其心休休  
其心休休兮其樂悠悠好事者憮然曰命之矣是修周子居  
京師聞南樵之樂之無窮又聞其與好事者和答有高世委  
順之志傳其事使聞南樵之風者於薄俗亦有所勵焉



贊曰昔諸葛孔明隱居而樂於耕怡然自適初未嘗有干世矯俗以求聞達之意及其遇明君而強起風雲際會如魚水之合得志於當時垂名於後世若此其盛南樵抱才樂義而隱於樵亦何異於孔明之耕乎況今聖人在上羣龍滿朝拔茅連茹南樵果得終隱於樵乎殆不可得也然則其亦可謂斯人之徒歟好事者之歌其不亦可徵歟

### 石鐘傳

程敏政

石鐘字以聲九江人其先莫知所從起或曰唐處士洪宋處士介皆與同祖然失其譜牒不可考矣鐘爲人其中空洞人莫測其涯涘或謂之曰子比干耶何其心之多竅也然與人不立崖岸望之有巖巖氣象少有聲彭蠡間每時立湖口劃然長嘯風起水湧可以起棲鵲而驚蟄龍有謂之者曰子不

聞典午氏之言乎夫鐘扣之鳴鉦訇鏜鎔人不以爲異也有不扣而自鳴者乎鐘嗒然不應人或號爲無言公鐘所居在蒼崖絕壁下其前怒江瀧然人跡罕至元豐中東坡蘇子自齊安將適臨汝以連山筮之得艮之渙其繇曰山之下風起於沍水漾於渚爰有文人在修暨阻蘓子投策曰今之夕其將有異聞乎夜乘小舟入湖口聞有聲自西南來上拂寥廓下滿林壑或噌吰然或窾坎鏜鏘然心異之因擊楫大呼曰吾聞之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斯人也其合善鳴者乎時月明如晝鐘方側立江漢間四顧若無人蘇子揖而進之曰子非石以聲乎余慕子久矣鐘笑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走不肖範形於天地之洪爐而浪跡於此吾子不鄙而辱臨



之喜過望矣願爲金石交已而議論風生各詫相見之晚明年蘇子還朝言於神宗曰九江人石鐘者山澤之癯也自顧壁立萬仞使人望之巍然而下視培塿丘垤真無足當其意者然其靜也淵停其動也風行其自守介然而不與易其處人確乎其不可拔也陛下誠能封之以鎮一州則柱石巖廊可以屹中流之砥柱笙鏞治道可以致百獸之率舞矧陛下功德兼隆方將求錡訇鏗鏘之聲以鳴國家之盛顧乃使之鳴不平於荒江斷岸之濱非臣所知也神宗然之即日下詔拜侍中陞州節度使封聞喜郡公使御史王士仁持節以往士仁道淮入泗泗濱人有符磬者浮沈洲渚間人號爲無賴子然其先世嘗有功於舜廷及從孔子於衛者磬失其業至是來見士仁士仁羅致之舟中與語大悅因叩鐘之爲人磬

曰鐘體重厚塊然一武夫耳是烏足辱召命磬不佞先世佐虞夏有功不幸而流落於此君如不棄登磬於廷磬能波流風靡而不失其身上見磬必喜磬誓與君同升願勿外也士仁良是之抗疏以磬語聞詔載磬與俱歸之汴入對上果悅以爲協律郎日與伶人侍上宴樂遂罷鐘不復召鐘聞之嘆曰天賦吾以風流之資乃終老於巖穴而不克致身東序刻勲景鐘命也遂學長生吐納之術以終史官曰古語云秋霜肅而豐山之鐘自應蓋言君臣相遇之不偶也豈不誠然乎哉夫以鐘之才可謂實厚而聲洪者矣顧乃抱遺響以長終而硜硜然隨波逐流如磬者進用宋之爲宋如此嗚呼士仁尚何責哉

國朝



吳孝子傳

魏禧

孝子姓吳名紹宗字二璧建昌新城縣人世居梅溪里性聰敏幼善屬文萬曆丙午督學駱公曰升拔置諸生第一時年二十屢試輒高等孝子父道隆善病久之痺不能起前後血竝下醫藥十餘年無効者戊午正月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將謁大華山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大華山者撫州崇仁縣之名山也距新城三百里相傳神最靈異諸來謁者有罪輒被禍不得上甚則有靈官擊殺之同行人聞鞭聲錚然或忽狂病自道生平隱惡事而神殿左有懸崖陡絕曰捨身崖人情極不欲有生者則擲身投之頭足盡破折死孝子既告天作疏明晨獨身行二日至山上宿道士管遜吾寮同寮宿者南昌鄉先生二人

同郡邑諸生三人十八日孝子升殿默禱焚疏既同寮人相邀遊著棋峯路經捨身崖孝子於是越次前行至崖所歛然投身下同行人驚絕不知所為一時傳駭聚觀者千人道士使人買棺往就殯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衆羣走殿上視之果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足下有白雲起又遙望見石門門上一大孝字俄而見三神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汝父不獨却疾且延年矣更授催生治痢瘡驅瘟咒并諸篆孝子叩頭謝畢身已在殿上孝子乃言吾如夢中也疾走歸一日有半而至家至則父垂絕不能言孝子急書九十二畫篆焚服之室中人皆聞香氣



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目清明無疾終焉由是孝子名聞遠近邑大冢宰涂公國鼎與爲同道友進士黃端伯過周謀舉人黃名卿涂伯昌貢士璩光孚皆拜爲弟子孝子當國變時辟亂泰寧以病卒諸生廖愈達家愈達余所傳三烈婦夫也愈達來新城主孝子子吳長祚余故竝得交一日而見孝子之子烈婦之夫爲榮幸焉愈達言孝子生平好名義輕財往往出錢物爲人解訟鬪旣感神應益自修人病苦者恒用符篆救之以施藥爲名

魏禧論曰聞孝子嘗詣大華山登座附神耳語爲人祈禱頗不經然邑君子往往道其事甚悉梅溪東出四十里爲南豐

縣縣貢士趙希乾者與禧交母嘗病甚割心以食母旣剖胃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胷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胷間出而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假謂非有神助其誰然哉其誰然哉

### 傳節婦傳

張大受

南豐節婦湯氏縣學生世經女年十四歸同縣傅璿進士太平知縣大業子嫁五年璿卒婦年十九號慟願從死婦有母年老無男子愛女子特甚戒勿死弗聽手握刀自刺喉婦惶恐從母命乃不果死婦生儒家自幼讀書知禮義旣嫁躬操井臼事舅姑孝謹夫亡食蔬不衣寸絲治家有方生二男子峻峴皆在孩抱及長識字就外傳聘娶且抱孫年四十病歿婦持門戶二十年内外親屬無間言致其孝於舅若姑生養



死送竭力盡禮有婦而如其子之未亡也撫育峻及岫幼至長日加教誨讀書砥名節有母而如其父之存也節婦性儉不妄用乃樂賑窮急里有鬻其妻者其妻悲愴不肯離節婦傾橐贖之諭其夫勤生計無再辱其夫婦沒齒感恩即此而推古仁人之用心豈是過與嗚呼婦人之道從一而終節婦喪其夫之死不渝持其家生者養死者葬幼者長以成人家族姻戚相歎詫舉爲閨門法女子樹卓然之操風流而教行有聞之不敢易其志者矣天阨之爲災獨終以守其身興其家化於一鄉名著不朽豈爲不幸哉峻甲午科副榜教習知縣岫縣學生峻娶魏氏右通政方泰女余交通政久峻從余游悉知節婦事凡婦人守節年不及五十不與旌表閭內有賢行久或湮沒大受職在史官義不使其無傳爰次本末

告闡幽之君子贊曰詩錄柏舟共姜之義誓死靡他其餘不概見豈女子守身甘自晦匿不盡流傳於人耶自後漢傳列女史家倣之多稱女子通經書明大義卓卓天壤非祇一節也峻善爲文舉足必繩以禮得於母教久若自然異時服官必能顯其親天之報節婦詎爽哉豫章峰峭流激士多立清節非聖經弗由惟女子亦然余於南豐傳節婦尤悲其歿之早不可以無傳焉

西江志卷第二百







